

章氏叢書三編

太炎文錄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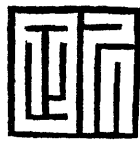
卷一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



太炎文錄續編

居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7519B

鈔校編印太炎文錄續編始末記

章公晚年著述有章氏叢書續編七種。既雕版於北平。而古文尙書拾遺一種復有增損。逮公寢疾之日。乃寫成定本。公薨後。章氏國學講習會用活字印之矣。其餘單篇詩文。自太炎文錄初編及補編後。隨時付之華國月刊及制言半月刊。未嘗彙刻。唯六十歲時手寫民國五年以後所作詩三十八首。付之裝潢。六十後作詩不多。亦未嘗寫定也。世揚獲侍於公者十年。每逢公單篇之作。則爲繕寫。而以草稿藏之。積所得近百首。公薨後。沈延國理遺稿以作目錄。更得單篇手稿向未遂錄者十餘首。而制言社復有所徵集。於是議以華國制言所刊合之爲文錄續編。而劉一化柏耐冬曹依仁文玉笙張瑞麟王守直劉濟生金玉旒黃大本葉芳炎分任鈔寫。其事未集。蘇州被寇。世揚携稿而入穹窿山。朝夜悚惕於飛機礮彈之響。不復能從事編校。但以華國之稿付王乘六就小玉山校之。至城陷前五日之夜。世揚請於李公印泉。得車以走無錫。遂至南京。亦將所藏稿與俱。唯華國之稿未及收還耳。既轉徙至武昌。主劉博平始與共事校勘。更就徐行可先生借華國。乞博平之弟若女彙鈔之。時李公勸世揚如昆明。而章公子培朱君鐸民與公之故舊門人在巴者則勸之西。世揚聞昆明印書不易。又疲於津梁。難更遠役。並未能應也。會李公見黎君重光。從容道及是事。黎君願斥銀幣五百爲印書之費。俾就漢口印之。於是略依桐城姚氏分類之例。編次文爲七卷。而以詩列其後。用活字印爲五百部。其有民國初年之作。既爲初編補編所不收。則不敢續錄。更有年代較晚而不知其來歷者。亦不敢闌入焉。書札奏多。擬別爲編。繼此付印。故一切不錄。世揚竊與於鈔校編印之役。因詳著其始末如此。庶以徵信。嗚呼。倭寇海壞。東南焦爛。文獻之淪喪者何可勝數。公之遺稿而得於是時刊布。是唯李公黎君之力哉。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民國廿七年二月孫世揚記。

太炎文錄續編卷一目

章氏叢書三編

漢學論上下

尙書續說

疑年拾遺

大雅韓奕義

喪服依開元禮議

喪服草案附說明書二首

夏布說

拜跪舉廢議

駁金氏五官考

孟子大事考

致知格物正義

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

王伯申新定助字辨

韻學餘論

漢儒識古文考上下

疏證古文八事

古文六例附書牘二首

指南鍼考

銅器鐵器變遷考

雜說三篇

救學弊論

論碑法版帖

薊漢間話

太炎文錄續編卷一

章氏叢書三編

漢學論上

清時之言漢學。明故訓。甄度制。使三禮辨秩。羣經文曲得大通。爲功固不細。三禮而外。條法不治者尙過半。而末流適以漢學自弊。則言公羊與說彛器款識者爲之也。循公羊之說。周可以黜。魯可以王。時制可以詭更。事狀可以顛倒。以春秋爲史耶。則沈約魏收所不爲。堅指以爲經耶。則吳廣之帛書。張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亂視聽。今公羊之學雖廢。其餘毒遺蠹猶在。人人以舊史爲不足信。而國之本實蹶矣。循彛器釋文之說。文不必見於字書。音義不必受之故老。苟以六書皮傳。從而指之曰。此某字也。其始猶不敢正言。逮及末嗣。習爲故然。直以其說破篆籀正文。而析言亂名者滋起矣。二者之敗。其極足以覆國。始之爲漢學者。盡瘁以善其事。收效不過參之一。後之爲漢學者。轉趣奇邪。禍乃流於人民種姓。所謂哲大成城哲婦傾城者非邪。若不辨其名氏。不審其纂箒。一切以漢學籠之。則清世之言漢學者。功未盈旨。其禍且滔天也。是何也。漢學者。或上應古文本事。或無所隱據。起於博士俗說。讖書妄作。固瑕瑜參者也。因而衍之。得失之差。固以千里矣。方東樹之屬不悟。爲漢學

商兌以彈之。商兌可也。其所商兌非也。彼以明故訓甄度制爲軻。以疏棄宋儒爲敗俗。按清初顧炎武張爾岐皆獨行之士。志節過人。次如臧琳陳啓源輩。亦尙貧而樂道者也。其後制行漸靡。然猶循履名檢。愈於佗不學者。及孫星衍之徒作。不修小行。漸以點汙。亦僅僅一二。人耳。素位故不聞有邪恕之傾險也。守經故不聞有胡寅之絕母也。學之軻無害於人之躬行。宋儒之制言。不能越於羣經。人固有樂羣經而厭宋儒語錄者。且行己之道。羣經已粲然明白矣。必以疏棄宋儒爲非者。後漢之士。大氏放道而行。其時烏覩所謂宋儒書耶。乃若清世從政之士。制行苟媮。於前代爲甚。則建夷秉政之爲。建夷者。以軍容入國。事任專斷。鉗語拒諫。炕於秦皇父子。方鎮效之。貴倨即與人志無異。而更開賣官之寶。使賈豎嬖人階以上。遂是故鯁直敢言者必挫。廉制特立者必困。下之化上。疾於風艸。是以讒諂乾沒者皆是。而正人之路日第。湯斌之徒。乍一飛躍。及議關稅。終失氣噤口以死。吏道如此。斯時雖有程朱。烏能救之。安在言漢學者之咎耶。東樹不知清之流化。足以蠱敗士行而有餘。而橫歸過於漢學。其言漢學也。又不知指公羊與彛器釋文之繆。而猥罪明故訓甄度制者。所謂聾者之聞蟻鬪以爲牛鳴。而不聞辟歷之下擊也。

漢學論下

清儒以漢學植名。薄魏晉經說不道。及湘潭王闈運。與陳澧談經大屈。歸發篋讀注疏。略上口。宣言清儒說經不逮注疏。甚遠。然闈運本文人。以舊注文義淵雅過於時人。以是定是非。殊不能慊人志。余弟子黃侃嘗校注疏四五周。亦言清儒說經雖精博。其根柢皆在注疏。故無清人經說無害也。無注疏。即羣經皆不可讀。其說視闈運爲實。要之清儒研精故訓。上陵季漢。必非賈孔所能並。其說三禮。雖本之鄭氏。然亦左右采獲。上窺周逸。旁撫漢師遺說。不局於鄭氏而止。謂其根柢皆在注疏。是亦十得六七。未足以盡之也。余謂清儒所失。在牽於漢學名義。而忘魏晉榘蠱之功。夫漢時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諸古文大師雖桀然樹質的。猶往往俛而汲之。如賈景伯鄭康成皆是也。先鄭許馬濡俗說爲少。然其書半亡佚。後人欲窺其微。難矣。黃初以來。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尙書亦取馬鄭。而盡廢今文不用。逮三體石經。立書春秋古文一時發露。然後學有一尊。受經者無所愜惑。故其時有不學者。未有學焉而岐於今文者。以是校漢世之學。則魏晉有卓然者矣。鄭沖無罪。盜石經之字以造古文逸書。爲世詬病。今所謂僞孔尙書是也。然今人知僞孔之非。爲訓說以更之者數家。猝然遇章句靈棘。終已不能利解。就解其一二語。首尾相次。竟不知說何事。此有以愈於僞孔乎。無有也。清人說周易多據李鼎祚集解。推衍其例。則鄭荀虞之義大備。然其例既爲王氏略例。

所破。縱如三家之說。有以愈於王氏乎。無有也。春秋言公羊者不足道。清世說左氏必以賈服爲極。賈服於傳義誠審。及賈氏治春秋經。例本劉子駿。既爲杜氏釋例所破。質之丘明傳例。賈氏之不合者亦多矣。易義廣大。不可以身質。王氏與鄭荀虞或皆有聖人之道焉。不敢知也。若春秋者。語確而事易見。凡例有定。不容支離。杜氏所得蓋什七。而賈氏財一二耳。夫若是者。非漢人之材絀而魏晉人之材優也。漢人牽於學官。今文。魏晉人乃無所牽也。余少時治左氏春秋。頗主劉賈許穎以排杜氏。卒之婁施攻伐。杜之守猶完。而爲劉賈許穎者自敗。晚歲爲春秋疑義答問。頗右杜氏。於經義始條達矣。由是觀之。文有古今。而學無漢晉。清世經說所以未大就者。以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不得齒列。今退而求注疏。近之矣。必牽於注疏之名以爲表旗。是使何休鄭沖之徒復喬喬然而居上也。抑余聞之。子夏於經師爲最高。然仲尼作春秋。子夏不能贊一辭。唐宋諸儒說春秋者百家。皆恣爲高論。軼出繩外。以是疑春秋非經師所能喻。前者吳起賈誼善治春秋。此皆有王伯大略者。及晉則得杜預。宋有葉適。習學記言有論春秋一卷明有高拱。有春秋正旨預與適尙有文學名。拱即輔世之相而已。然其言悉爲經師所不能道。豈暇論其學云何哉。夫孔門之四科。亦有相倚者也。

尙書續說

一 說西伯戡黎序黎今文

尙書大傳。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者。六年伐崇。則稱王。太史周本紀則云。西伯出囚。於是虞芮質成。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者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案密須大夷皆在岐周以西。伐之固應在崇侯前。黎則漢之壺關。邠則漢之野王。文王不先伐崇。則東道梗塞。不得遠征。甚明。伏生太史皆失攷地。望。琴其先後之序。而伏生尤甚。且邠即野王。去紂都朝歌。於古不滿三百里。果先用兵畿內。則紂勢已蹙。亦不得囚之。彼祖伊之懼。又不待至戡黎時矣。據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野王縣有邠城。然則邠侯被脯。紂必以所信代之。故文王伐焉。若被囚之前。伐邠。是伐同作三公之邠侯也。事必不然。此亦一旁證。又四伐皆見詩書。獨伐邠不可考。今詳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此字蓋依古文作手。故用張于湯有光。所謂侵于之疆者。正伏生言伐邠所本。韓非亦言文王伐孟。伏書無古太誓大氏少時。誦習得之。以大誓稱周威德。多推本文王也。然則文王用兵。蓋莫盛于伐邠。此安得在被囚前耶。據三朝記少間篇。紂不率先王之明德。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借為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民明教

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所謂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者。即逸周書程典篇所謂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崇借爲纘。震怒無疆。論語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時也。時尙未伐崇。而得合六州諸侯者。文王爲紂之三公。故并統東方也。出囚以後。已解三公之職。其與東諸侯通問。祇藉關河爲要衝。必先伐崇者。非徒以讒人宜翦。亦由崇地正當岐周東面。阻其孔道。於形勢不得不先除也。伐崇作豐。外通關河之道。於是用師河南。則自陝洛以訖于許。用師河東則伐魏。許既下。則南撫江漢。周南之形成矣。魏既下。則威被冀州。漸與紂分勢矣。然以河東去紂都猶遠。不在王畿。故祖伊未懼。而文王亦尙恪事天子。計自伐崇以後。又加從事許魏。最速亦宜有三四年。則伐崇時未得稱王。程典所謂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者。皆此數年事也。大雅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者。推本王迹始基。惟是爲規摹閎遠。自是以後。師行無阻。則形勢已成耳。虞芮與陝隔河。質成亦當在伐崇後。詩人言是歲文王稱王者。訟獄所歸。則王德著焉。可爲受命之端。究其實亦猶未也。且夫紂固可伐也。文王之德固可以王也。徒以曾作三公。不欲隙末。冀與相竟云爾。及是殷始咎周。是必有責讓之辭。征討之命。則在伐魏後矣。端居而受討。其如諸侯何。如百姓何。恪事無益。於是改圖以從民望。始乘黎。次

伐邳。黎東南抵朝歌。邳東北抵朝歌。皆不盈古三百里。兵入王畿。斬馘無忌。是明與紂爲敵。

其勢不容不稱王。少間篇所謂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典者在此時。逸周書酈保篇所謂九

州之侯。咸格于周。周公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

州之侯。咸格于周。周公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

諸侯莫大之綱。福福字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二即無貳。爾心之

三公九卿。而稱王可知。孔穎達張守節橫以天無二日。士無二王爲疑。梁肅以下多從之。不

悟紂在。而文王稱王。猶更始未亡。光武稱帝也。文王不稱王。而可以兵突王畿。驛然犯順乎。

苟犯順矣。於紂猶僞執臣節。挾詐相窺。恬無慚色。是惟王敦李茂貞能爲之。議者吝比支王

於光武。乃不憚夷之敦與茂貞之儕。取舍何其詭哉。欲據論語以爲服事。又不悟是時已致

九州諸侯。非復三分有二。則事證又差也。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

厥民。斯語果徵於鬼耶。抑徵於人耶。若人事可徵者。伐黎伐邳。即受命伐殷。取其國邑。臣其

人民矣。稱王何足怪。抑文王之王。豈其始願。六州聽已。而以奉勤。徒步出囚而無怨色。伐崇

下許而不奮矜。恪事如此其至也。殷猶咎周。不肯相舍。於是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則九州諸

侯與民之公義迫之也。民之迫之。文王其焉避諸。序先書殷始咎周。次書周人乘黎。見殷之

自促其命也。文王被囚七年。見春秋傳。出而伐崇許魏。又當歷三四年。然後稱王。戡黎。其去三分有二時已遠。據逸周書。鄭保在二十三祀。時始稱王。小開又稱三十有五祀。計稱王已十三年。然文傳篇乃文王願命。而稱文王受命之九年。則前二篇紀年有誤字也。大氏攷三代舊事。先當據當時紀載。次取故書雅記。遠出焚書以前者。則逸周書三朝記及孟子引大誓是也。伏馬二家言。聊爲參證耳。

又案殷周本紀皆云。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正義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洛西及丹坊等州也。案是時文王尙未伐崇。何得有崇國以東之地。呂覽順民篇但云。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似較本紀爲矜慎。然賜地廣及千里。亮爲言過其實。韓非難二謂文王舉鄭。乃請入洛西之地。亦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亦較本紀爲近情。并謂在侵孟後則不然。而入地千里。亦是瀕洞之辭。

又案立政稱文王置三亳。伊亳爲湯之舊都。文王乃爲置吏。則文王自外於殷明甚。鄭王僞孔皆謂是亳民之歸文王者。且文王果壹心事紂。豈可受其亡叛。若稱號相亢。何有於取其舊都。焉用是進退失據之辭爲。正義謂是武王時事。愈不慊矣。然則文王名義如

此威德如彼。而終不直薄朝歌者。則三仁猶能拊循其民。勦力城守耳。孟子答公孫丑語甚明。當時殷周開釁。首尾逾於十年。三仁亡而後卒滅。然後知三仁之爲仁也。

二 說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案逸周書文王受命九下而崩。武王即位三下而興師。統計當作十有二年。或當時改元不待逾年。則未可知。

舊說皆謂承文王受命之元。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皆本晚出大誓。載主本行軍舊典。若稱太子。則未即位可知。惟言上祭于畢。則爲文王已葬。較伯夷列傳所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者少異耳。既葬而虞。始有桑主。未葬不得有主。伯夷傳之誤明甚。晚出太誓。蓋周秦間人所作。以釋古太誓者。伏生大帝書皆稱之。時猶未得全文。至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屋始得其全。其說武王伐紂之年。當時已有異論。呂覽首時篇云。武王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以此序十一年爲武王即位之十一年。兩家書皆出晚周。是非無正。宜質之周初紀載。逸周書序商謀啓乎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案其書云。惟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王召周公旦曰。烏呼。商其威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其如何。周公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則伐殷在武王三年。謂立十二年者固非。謂近在父葬前後者亦不然也。武王自有其元。而書序稱十有一年。鴻範稱十有三祀者。乃周家受命之元。逸周書書此。劃然有別。柔武篇稱維王元祀。大開武篇稱維王一祀。小開武篇稱

維王二祀。寶典。鄠謀二篇。皆稱維王三祀。每祀以王冠之。此武王即位之元也。大匡。文政二篇。皆稱維十有二祀。武儻篇稱維十有二祀。二字每祀不以王冠之。此周家受命之元也。以受命紀元者。猶相如難蜀父老。發端書漢興七十有八載爾。世人乃謂子襲父元。則比於唐中宗。梁均王事。宜爲宋儒所疑矣。當知共和以前。紀年之書未具。史官亦隨事書之。或用木元。或用受命元。或用革命元。金滕書既克商二年是其他有月無年者尙衆。此不能以春秋義法相繩者也。

三 說金滕篇成王疑周公事

君歿。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古之常道。周公行之。管蔡不能間。成王亦不遽疑也。所爲疑者。由武王一言之誤。逸周書度邑篇。王曰。且。乃今我兄弟相後。叔且恐。泣涕共手。武儻篇則言王告夢。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且立後嗣。屬小子誦。其處事雖異于前。羣疑未盡解也。逮武王既歿。周公卒以冢宰攝政。臨衆發號。悉以王稱。雖宮室服御。未知何如。要必如舜之攝堯可知。則雖邦君御事。亦疑前之泣涕爲僞。而立嗣之命將墮也。管叔因以中之。豈徒成王疑周公。廷臣亦俱疑之矣。觀大誥所稱。邦君御事。皆右管叔。不直周公。豈以殷之叛爲癩疥不足憂耶。推嗣君之心。直以管蔡爲外援。雖失東方。且以牽制周公而殺其勢。彼邦君

御事猶是心也。周公力足以制諸侯。挾之東征。不使在內而生變故。猶士鞅劫魏氏以討欒盈矣。軍法部勒。衆不敢違。乃其心豈遂釋然耶。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逸周書作雒篇所謂二年作師旅臨衛政。征借爲殷。殷大震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也。斯時成王自顧外援已絕。邦君御事亦已爲周公所制。而猶不敢訓周公者。據太史公書王亦未敢訓周公。借訓順之則恐禍起肘腋。不順猶可藉二公以自衛爾。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見作雒篇與周公同心。然亦不敢諫成王者。以其畏忌深。太公異姓之臣。春秋高矣。周家傳序。或世或及。已不敢與焉。風雷之變乍起其間。而成王以啟書驟悟。是亦有天幸焉。人謀則不及是也。說書者自太史而外。多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所自起。非謂克殷得管蔡。既與作雒篇相戾。又謂罪人既得。乃返鎬京。而作大誥。身在兵間。可一日動耶。案金縢稱。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孛。我無以告我先王。蓋欲推流言所起也。大誥稱今蠢。稱朕誕以爾東征。則三監之叛已聞。乃率諸侯征之也。其事不過在數月間。無闊遠至數歲理。據作雒篇。武王崩在十二月。其葬在明年六月。中間七月。則流言與叛先後足得相容矣。至歸禾嘉禾二篇。據序則周公時尚在東。太史公稱東爲兵所而成王亦猶未悟。蓋藉以偵察爾。故贊者延周公。則稱假王蒞政以嘗之。見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周公乃旅天子之命。足以解疑矣。然猶止於形迹之間。金縢未啟。疑終不破也。

若魏丁儀作周成漢昭論。謂昭帝不疑霍光。而成王疑周公。是昭帝賢於成王。不悟人主年少。固無定見。惟衆論所可否耳。昭帝之時。九卿皆碌碌無所短長。自上官桀桑弘羊而外。未有敢與霍光立異者。成王時則邦君御事皆疑周公矣。豈周之臣皆不如漢之臣耶。漢世傳序既久。霍光異姓。不得而代之。而成王時統一未久。猶依違殷制。兄弟相及。殷道固然是以霍光無可疑。而周公可有疑也。近觀宋世諸儒。皆力言周公無攝政稱王事。身處二千年後。尙爲成王代憂。况成王親處其地者耶。

又案嘉禾序言旅天子之命。則周公實未居王位。幽風破斧言周公東征。是時人亦不以王稱之。然稱逸周書明堂篇。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此爲攝政明文。言君天下者。王權在焉。且時時稱王命以益衆。故荀子亦云。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即本明堂篇爲說。古書揚榷大體。不復細甄分辨。多如此。且雜誥記成王語。予小子其退。即辟於周。宛似未即位者。則成王亦自作函胡語矣。漢律歷志先書周公七年。次書成王元年。此用十二諸侯年表共和紀元之例。然逸周書序稱。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則周公實無紀元之事。所以與共和異者。厲王流莚。國人欲得太子而殺之。時宣王藏匿。不敢與衆相知。而成王固無藏匿之事。是以共和不得不紀元。周公不得紀元也。乃宋儒

謂周公未嘗居攝。未嘗稱王命以蒞衆。則未殺事實轉甚矣。君歿冢宰攝政之制。至康王即位而廢。蓋即懲於君臣相疑故。若大臣承制。後世雖時有之。周公事終與此異。蓋既書王若曰。又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不竟爲代王之辭。斯固後世所無有也。

疑年拾遺

書無逸。文王受命維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稱文王百年而崩。記文王世子稱文王九十七而終。皆與書相應。至言武王九十三而終。則周末傳譌也。逸周書度邑解。維王克殷。至於周。王曰。烏呼。惟天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是克殷時武王祇六十歲。後四年而崩。則六十四歲也。依太史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云云。凡婦人免乳頻數。終不過踰三歲。十子則二十八年。過此即踰生育之期。然則武王管叔周公蔡叔各不過相差三歲。若武王以九十三終。其時管叔九十。周公八十七。蔡叔八十四。以八九十老人。不安恬逸。而思與殷人爲亂。正使得之。其享國幾何。此情事所無有也。

春秋記衛石曼姑圍戚。世以爲衛輒拒父。其實不然。爲說有三。據春秋傳。蒯聵返國時。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後之讓父。如此其順。則前此必不得有拒父事。一也。孟子

稱輒曰衛孝公。當時立謚雖非甚切。若悍然拒父。必不得以孝謚之。二也。春秋傳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是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至哀公二年而卒。年四十八耳。計蒯瞶是時不過三十。則輒方在幼沖。未能聽政。三年圍戚之事。特衛之執政主之。而輒不與焉。三也。然而曰失子不爲者。聞圍戚事。則當號哭求退矣。輒不能然。其去夷齊何遠哉。是以夫子不爲也。

春秋襄十四年傳。記孫林父欲出獻公。謀于蘧伯玉。伯玉拒之。遂行。從近關出。伯玉特大夫之閒散者。而冢卿逐君。必就之與謀。其聞望夙著可知。雖少亦必及三十矣。後八年。襄之二十二年也。孔子始生。則伯玉長于孔子近四十歲。孔子世家記衛靈公卒之歲。孔子主蘧伯玉家。孔子時年五十九。伯玉已近百歲矣。以德相友。固不問少長也。

記檀弓稱子夏喪明。曾子弔而訶之。此事難信。依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是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曾子年二十七也。六國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夏。時威烈王十九年也。上去孔子卒七十二年。子夏年一百一。曾子年九十九矣。檀弓所記曾子訶子夏語云。老於西河之上。是其時子夏已自西河歸。在文侯受經後也。年過百歲。略一哭泣。喪明自易。何爲怒而訶之。且以皤然二叟。不相敬禮。而瞋目怒叱如此。亦殊

遠乎人情矣。

帝王多不壽。皆以嬪御過多。自伐其性。唯梁武帝宋高宗過八十。由武帝五十即斷房室。高宗以疾熏腐故也。其次如漢武帝唐玄宗。雖踰七十。蓋以求僊爲名。實授房中之術矣。漢文躬行玄默。近幸獨一慎夫人。外有鄧通趙談耳。而壽止四十六。是何故。讀外戚傳。文帝十五而生景帝。其先尙有長公主嫖。皆竇姬所生。則嫖生時。文帝年止十四。乃知文帝不壽。以御女過早爾。其尤繆者。昭帝十二納上官后。后甫六歲。昭帝早夭。蓋亦以此。晉悼公稱國君十五而生子。疑當時嘗有其事。悼公因據爲故實。必非典禮如是也。然悼公昏杞時。年祇十四五。壽二十九而終。其鑑戒亦甚著矣。

大雅韓弈義

大雅韓弈首言倬彼梁山。梁山爲晉望。箋謂在馮翊夏陽西北。故說韓後爲晉所滅。其地則春秋韓原。是也。次言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貉。馮翊韓原去燕二千里。地處中原。與貉猶隔絕。故箋訓燕爲安。其說追貉則云後爲獫狁所逼。稍稍北遷。然韓原在龍門下。去北塞猶遠。獨太史公匈奴列傳稱梁山之北有大荔戎。秦本紀稱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漢地理志左馮翊臨晉故大荔。此爲與韓原近。及觀春秋僖十五年傳。晉陰飴甥會秦

伯盟於王城。杜解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則是時尙未有大荔。况宣王中興時。且大荔本西戎小部。亦非貉。濊貉小水貉之類。自在東北。與高句驪同種。逸周書王會解已有濊人。漢時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東七縣。皆以濊爲名。小水貉則在西安平縣北。夫餘王印亦稱濊王。知貉本東北舊人。鄭云被逼東遷。史傳亦無其事也。王子雍知鄭說不合。故云涿郡方城縣在韓侯城。水經聖水注據其說。直云聖水東南經韓城東。按方城即今固安縣。北去京師一百二十里。以爲燕師所完。近之矣。聖水者今之流離河。水非深廣。流離河入永定河。即古桑乾河。而水產亦絕少。詩言川澤訏訏。魴鱖甫甫。皆聖水所無有。且固安平原熊羆虎鹿亦不產焉。地雖偏北。其去貉亦尙遠也。余疑韓侯之國即後漢書所謂三韓。梁山乃入覲周京所經之道。非其國有梁山也。依後漢書東夷傳。韓有三種。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北與樂浪接。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北與濊貉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求其方域。則三韓在濊貉南。濊貉在東沃沮南。東沃沮在挹婁南。而三韓隔海。與倭相望。則定爲今朝鮮地。其時全部未一。箕子所封在朝鮮者不過一國。與馬韓等不相屬。則別有封國宜也。今依朝鮮所傳。馬韓即全羅道。弁辰即忠清道。辰韓即慶尙道。其封域大

略如此。所謂因時百蠻者。沃沮挹婁之屬是也。所謂貉者。濊貉小水貉。夫餘濊王是也。所謂川澤者。馬北有訾水。即今鴨綠江中有浪水。三面環海是也。所謂魴鱮者。水盛故其產富也。所謂熊羆貓虎者。北接不咸山。今長白山兼撫沃沮。得其深山大林所出之獸也。所謂獻其貔皮赤豹黃熊者。說文言貔出貉國。魏志東夷傳言濊饒文豹。逸周書王會解言東胡黃熊。任土而作貢也。所謂燕師完韓城者。周時遼東西皆屬幽州。故職方以醫無閭爲幽州之鎮。其始召公封燕。嘗以其衆兼築幽州部內諸城也。所謂實墉實壑實畝實藉者。孟子稱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故二十取一而足。近貉之國。城圯不知修。田大不知步。今乃成其地治也。凡是數者。明其與中原異狀。述事剴切。不宜有歧義。大氏幽州初置。本以燕爲侯伯。宣王以韓朝鮮濊貉西北訖於遼東地皆絕遠。更分其地。使韓侯統之。猶舜時置營州。漢時開玄菟等四郡。規模既遠。改建置宜備。不然則羈縻之州而已矣。且詩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借令韓在馮珣。去鎬京無幾。行李往來。至爲便速。蹶父雖屢至其國。不爲武。爲女相攸。亦不待盡歷諸國也。序言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若韓在方城者。繼世授策。亦其恆事。又何所美乎。以宣王令行海表。能繼肅慎致貢之績。蹶父佐王懷遠。不鄙裔荒。而申以婚姻。開下嫁和親之利。故詩人舉之不容口也。以此經略。東遷之後。醫無閭以東猶不通於中。

國。肅慎之貢不復至矣。後四五百年。燕將秦開始卻東胡千餘里。而置遼東遼西諸郡。然後略屬直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中國之馭東藩。如此其難也。奔韓之詩。其可以不作邪。凡州國名字。多不可說。三韓得名。不知其所自。清人作滿州源流考。謂國語及蒙古語皆謂君長爲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統之。此大謬也。可汗之稱。始見北史蠕蠕傳。云社崙自號豆代可汗。可汗猶魏言皇帝也。社崙當魏道武帝時。其後突厥回紇並襲是稱。蓋本匈奴語爾。蒙古之稱可汗。則效突厥回紇語者。滿州之稱汗。則效蒙古語者。猶是皇帝之稱。因於中國。非已國自有其語也。若夫兩漢之際。馬訾之南。以時則蠕蠕未興也。以地則與漠北懸隔也。謂其語言同貫。先稱可汗。是亦誣罔之甚矣。朝鮮人言韓之得名。自箕子後。避衛滿稱韓王始。然據後漢書東夷傳。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則知馬韓在前。王準之稱韓王在後也。問曰。春秋傳以韓爲武之穆。詩傳亦云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說者皆云武王後封韓原。今云三韓者。亦武王子邪。投懿親於大荒。古者宜無是答。曰。春秋曲沃莊伯之弟。已稱韓萬。韓原之國。入春秋不復見。其誠爲武王子故封以否。經記亦無正文也。姬姓之國。西南有巴。東南有吳。當時皆與蠻夷雜處。武王子之封三韓。亦不足異。余觀武庚作亂以後。周之碁殷。

深矣。武庚滅。則以其地封康叔。箕子在朝鮮。則以其鄰封武王子。奄比殷而爲亂。既踐奄。則以其地封周公。蒲姑比殷而爲亂。既滅蒲姑。則以其地封太公。是皆懿親元勳。足以制餘孽。安反側者也。且微子封於宋。子孫欲與淮夷合從。則魯得自其東。禁之。箕子封於朝鮮。子孫欲自海道入寇。則齊得自其西。阨之。微箕雖賢。猶以其後嗣有變爲懼。而箕子封地在絕遠。徒一齊不足以遙制。是故授權於韓。使犬牙相錯。其形格勢禁。亦可謂至矣。官王之時。韓侯服屬已遠。懼其習於貉道。恃遠而僭。由是妃以將相大臣。蹶父之女以相柔也。其招攜懷遠。亦可謂盡心矣。韓原者。或韓侯朝周時湯沐之邑。或自爲周畿縣鄙。非必武王子之所封也。喪服依開元禮議。

國家昏亂。禮教幾於墜地。然一二新學小生之言。固未能盡變民俗。如喪服一事。自禮經以至今茲。二三十年。未有能廢者也。今雖衰麻室廬之制。不能一一如古。大體猶頗有存者。以民國未定喪服。民間訃告。則改遵制成服曰遵禮。問以依據何禮。即人人不能自言。蓋景附清禮而已。而清律所列服圖。與清通禮又相舛駁。常人多見清律。少見清通禮。喪服率依律行之。亦未得云清禮也。自達者觀之。彙代所定服制。格以禮經之法度。往往有軼出者。今朝市已遷。無取獨遵清禮。且繆於禮經者。亦獨清禮爲最甚。則由彙代刪改。積漸以至是也。定

喪服者凡四家。一曰禮經。二曰唐開元禮。三曰明孝慈錄。四曰清通禮。唐明之間。宋世尙略有更定。合之前四。共爲五家。夫禮經制服。比例精嚴。其原則散見子夏傳中。蓋如刑律之有名例。服制雖無妨損益。要以不違原則不誤比例爲正。猶刑律有可損益者。要不得違其名例也。今之不能盡從禮經者。以尊降厭降諸條。獨可施於封建世卿之時。非秦漢以下所宜守。其紮代循行者。皆封建世卿以外之事。諦當而不可革者也。而開元禮又頗有剟定。後之議者。多訾當時君相作聰明而變舊章。然校諸宋明清三家。尙頗嚴謹有法。所以然者。六代禮書。訖唐初猶在。廷臣又多習禮家條例。故夫枉戾之言。不能出諸其口。非如後代三家。不以其事付白徒鄙儒。即付之刀筆吏也。清禮既不可用。而輕議禮者又多破碎。擇善從之。宜取其稍完美者。則莫尙於開元禮矣。今先舉三家之失。以明開元禮之是。條列如左。

宋世所失者一事

禮經。婦爲舅姑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自唐貞元時。禮法漸壞。婦爲舅姑。有從其夫服三年者。此乃民俗之譌。於國制無與。後唐比而從之。宋初魏仁浦等遂依以定禮。夫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且降爲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蓋爲夫斬衰。則其佗更不得與之同服。今爲舅斬衰三年。違於不貳斬之原則矣。且其言曰。夫居苦塊。婦被綺紈。以

是難執禮者。按唐李涪翁稱婦爲舅姑除服後。門庭尙素。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

之縑即今之紡紬。

乃縑。縑無文者。與綺之有文者異。

蓋自古相承如此也。魏仁浦起刀筆吏。不曉前代習俗。遂悍然以夫居苦

塊婦被綺紈爲難。適自章其鄙陋耳。且其時夫已小祥。舍於外寢矣。安得尙寢苦枕塊耶。亦由刀筆吏不知喪服有變除也。詩稱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記言鄰有喪。春不相。凡處有喪者之側。未有可以服鮮華恣娛樂者。父之喪。子爲服斬衰三年。祖之喪。孫爲服齊衰不杖期。何不以父居苦塊子被綺紈爲難耶。此可推例以解其惑者也。

明孝慈錄所失者三事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喪紀之正。而服術之至文者也。生民之統。繫於父。不繫於母。故服制亦殊。雖然。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而爲母服乃四升。其去斬衰三升及三升半者。相較無幾。於至親之恩。非不篤也。故自禮經以逮宋人。未有議其薄者。明制爲母服亦斬衰。於是齊衰三年之服遂絕。此爲不知服術者。

禮經載三殤。服條目至詳。至明而殤服盡廢。是於幼穉爲無恩。且爲成人服大功小功皆有受。而爲殤服則無受。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緝。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緝。夫文之不緝者。由其哀之未殺。昔人於男女未冠笄者。隱之如此。今一旦盡芟薙之。斯亦不仁甚矣。且禮書無殤

服亦未得爲完書也。

齊衰杖期之服。十五日始除。視不杖期者爲淹久。禮經所著。獨父在爲母。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及爲妻。四事。母妻皆至親。繼母不與因母同親。而得與爲比者。以從嫁則撫育不衰故。傳所謂貴終也。然且爲之報服。視之若此其重也。非此四者。雖至尊如祖母。同氣如昆弟。祇齊衰不杖期耳。爲庶母服。禮不過緦。明祖以昵孫貴妃故。增庶母服至齊衰杖期。乃令庶母之尊親過於祖父母。斯於比例大繆者也。且爲庶母已齊衰杖期。爲庶母慈已者將何以加其服乎。如慈母服。則本無父命。不如慈母服。則何以異於凡庶母。此又進退皆窮者也。近世禁買妾。凡爲慈母爲庶母及妾爲父母昆弟請服。似可不論。然記稱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今之奔者多矣。買妾雖止。奔妾故在其喪服。不得不精論之。

清通禮所失者一事

禮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至爲祖父母以上。禮經與彙代之禮皆無文。蓋如其本服爾。例以女子子爲祖父母。不論在室適人。皆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皆齊衰三月。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此彙代所不能立異者。蓋斬不可貳。而齊衰期等非不可貳。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祖父母以上然。則爲人後者爲其祖父母以上亦然。且爲其父母降服者。齊衰四升。

爲其祖父母不降者。依正服齊衰五升。雖同爲齊衰期。其麻固有辨矣。溝通禮。爲人後者。爲其祖父母大功。爲其曾祖父母小功。爲其高祖父母總。苟以旁尊視其本生邪。高祖父乃所後。高祖父之昆弟。法當無服。何以尙爲之總。若猶以至尊視其本生邪。則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今降其祖父母至大功。則不得不降其曾祖父母至小功。是乃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矣。進退失據。皆甚違於喪服之原則者也。

如上五繆。三家所有。而開元禮所無。故開元禮雖未能事事精整。猶可依以施行。乃如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前者未必不厭於人情。後者又非在絕不可增之例。爲舅小功。違於外親皆總之義。然禮經爲從母已至小功。以此推例可也。嫂叔有服。雖違古制。準以同爨總之例。推而行之亦可也。惟舅之妻不可稱母。而立宗手敕爲舅母總麻。然開元禮撰定在前。未加竄竄。故通典所載開元禮無此條。國官爲國君斬衰。旣葬除之。此爲今世所無。當從事實而刪者。其餘悉依開元禮爲定。上視禮經。誠猶瑾瑜之匿微瑕。下視三家。可謂玉之章章勝於珉之彫彫者遠矣。

難曰。今布大氏用木絲。俗惟斬齊用麻。功總皆絲矣。縷之精粗。不能與其衰相當。况於降服正服義服之別。公爲此議。極不過施於訃告。徒文具耳。其實豈可得行邪。答曰。禮失而求諸

野。子謂麻衣盡亡乎。今沙門所服布單衣。皆麻織也。校其精粗。蓋猶在大小功間。獨欲爲十
五升抽半者。以白紵則可以麻即不易成。紵亦麻也。取以爲總固無害。故患士大夫無倡導
者耳。有之。何患衰之不成。就其未成。施於訃告。不猶勝於世之爲金石例者乎。孔子曰。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循斯名也。而責其實。則倡導之端在茲矣。

喪服草案

斬衰三年 首尾二
十七月

正服

子爲父母。

庶子爲所生母。

女在室爲父母。

爲所生
母同

女適人被出而反在室爲父母。

爲所

同生母

加服

子爲繼母。

女在室爲繼母。

女適人被出而反在室爲繼母。

凡女適人被出而反者。爲本
宗服。悉如在室。後不再舉。

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爲曾高祖父母承重者。

義服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及所後祖父母曾高祖父母承重。妻妾爲夫。

齊衰三年 首尾二十七月

加服

子為慈母。

降服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

齊衰杖期 首尾十五月

正服

為嫁母出母。女在室及適人皆服齊衰。惟去杖月算十三月。

加服

父為長子。

義服

為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者。夫為妻。

齊衰不杖期 首尾十三月

正服

孫為祖父母。為人後者不降其祖。女孫雖適人亦不降其祖。高曾皆然。為伯叔父母。為兄弟。為姑姊妹在室者。

父為眾子及女在室者。子雖為人後不降。母為長子眾子及女在室者。繼母同。生母為子及女在

室者。慈母為子。嫁母出母為其子及女在室者。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祖為嫡孫。嫡長子已歿始服。為姑姊妹女子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

者。為其兄弟及兄弟之子。

加服

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

降服

女適人為其父母。妾為其父母。

義服

為伯叔母。嫡子眾子及女在室者為庶母。為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為養父養

母。謂自幼過房與人。自知其所生者。婦為舅姑。婦為夫所承重之祖父母曾高祖父母。有姑在仍如本服。妾

為嫡妻。妾為夫之嫡子眾子及夫之女在室者。繼母改嫁為前夫之子從己者。婦人

為夫兄弟之子及夫兄弟之女在室者。舅姑為嫡婦。

齊衰五月 首尾五月

正服

為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首尾三月

正服

為高祖父母。

義服

為繼父昔同居而今不同者。為繼父雖同居而偏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 首尾九月

正服

為同堂兄弟及同堂姊妹在室者。祖為衆孫及女孫在室者。嫡長子在。嫡孫亦如衆孫。

加服

生而父母亡者為同居再從兄弟。

降服

父母爲女適人者。出母爲女適人者。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女適人爲本宗伯叔父母。女適人爲兄弟與兄弟之子。女適人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義服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爲夫之慈母。爲夫之庶母。爲夫之伯叔父母。爲夫之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女適人者。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舅姑爲衆婦。爲兄弟之子婦。

小功 首尾五月

正服

爲伯叔祖父。爲同堂伯叔父。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爲祖姑在室者。爲從祖姑在室者。爲外祖父母。爲從母。婦人爲姊妹之子女。

加服

生而父母亡者爲同居族兄弟。

降服

爲同堂姊妹適人者。爲女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姑姑姊妹適人者。

義服

爲伯叔祖母。爲同堂伯叔母。婦人爲夫之姑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爲夫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女孫在室者。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在則服。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若母前卒者則爲其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爲嫡孫婦。嫡婦歿始服。爲兄弟之妻。

緦麻 首尾三月

正服

爲族曾祖父。爲族伯叔祖父。爲族父。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爲族曾祖姑在室者。爲族祖姑在室者。爲族姑在室者。爲曾孫立孫及曾立孫女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及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爲同堂兄弟之孫及同堂兄弟之女孫在室者。爲再從兄弟之子及再從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外孫及外女孫。爲舅。爲舅之子女。爲姑之子女。爲從母之子女。男子爲姊妹之子女。

降服

為祖姑從祖姑及從祖姊妹適人者。為兄弟之女孫適人者。為同堂兄弟之女適人者。
 女適人為本宗伯叔祖父母。為本宗同堂伯叔父母。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為
 本宗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為本宗同堂姊妹適人者。為人後者為本生外祖父母。

義服

為族曾祖母。為族伯叔祖母。為族母。為眾孫婦。嫡婦在。嫡孫婦亦如眾孫婦。為兄弟之孫婦。
 為同堂兄弟之子婦。為同堂兄弟之妻。為乳母。為壻。為妻之父母。婦人為夫之
 曾祖高祖父母。為夫之伯叔祖父母。為夫之同堂伯叔父母。為夫兄弟之曾孫及夫
 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為夫之同堂兄弟及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為夫同堂
 兄弟之孫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孫在室者。為夫再從兄弟之子及夫再從兄弟之女在室
 者。為夫之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為夫兄弟之孫婦。為夫同堂兄弟之子婦。為夫
 同堂兄弟之妻。為夫之外祖父母。為夫之從母。婦人為姊妹之子婦。

殤服總例

平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男子已娶者女子許嫁者各負本服。

應服期者長殤降為大功九月。中殤降為大功七月。下殤降為小功五月。應服大功

者。長殤降爲小功五月。中殤下殤降爲緦麻三月。應服小功者。長殤降爲緦麻三月。喪服總說明書

士禮開元禮凡言報者例不重出。然亦有不盡如例者。如士禮世父叔父與昆弟之子皆齊衰期。舅與甥妻之父母與壻皆緦麻。並出兩條。故明集禮於諸報服。必彼此盡列。取易檢。禮注有降服正服義服之分。開元禮又著加服。古者衰服粗細刻定升數。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開元禮別著加服升數。亦仍與正服等。自宋末以來。縣布盛而麻布微。織紵淳制浸變古法。明禮五服但以麻布生熟粗細爲分。不能刻定升數。則降正義無以辨。故亦不著其名。今仍依開元禮分列。欲人知恩有隆殺。而衰麻月筭或不盡如比例。皆加服降服義服爲之。且言加服義服。則明其不可再加。言降服。則明其不可再降也。世父母叔父母之類。士禮明集禮皆在一條。今依開元禮以伯叔父伯叔母分列。亦由正服義服有異故然。士禮開元禮皆有殤服。明以來去之。若不服。則於未成人者爲無恩。若盡如成人。則於童稚爲泰過。今悉還舊。然殤服與成人服之隆殺。本可例推。今但約例成文。列於最後。不必如舊禮之列舉也。又開元禮於殤服亦分正降義三種。今謂殤已降等。何用區分。凡如此者一切

約之成簡。

喪服變除以升數爲節。今旣不能刻定升數。又以古今衣服異式。卒哭以後。時俗不復更著衰裳。故宋明以來。變除之節久廢。雖然。苟得其意。服從今製。麻從今率。可也。大氏斬衰成服。以齊衰之麻爲冠。齊衰成服。以大功之麻爲冠。大功成服。以小功之麻爲冠。三月卒哭。則以其冠之麻爲受服。三年之喪。自小祥以後。復漸以細者。能爲衰裳。固善。不能爲。但如今之衫袍。而以其麻爲之。使由凶趣吉。不至陵遽則止矣。唯齊衰三月。卒哭即除。殤服大功。卒哭無受。此其特殊者爾。又成服時所著衰裳。雖用麻布。逮乎變除受服。從俗以綿布粗者爲之。亦得。但約計升數。使有準爾。按古二尺二寸爲幅。容十五升。即千二百縷。二尺二寸者。今布帛尺一尺三寸也。絲織最粗者。土布。以二百四十筴成一尺二寸五分之幅。一尺三寸則四百九十九縷。約當古之六升。則可以爲斬衰卒哭之受服也。其次粗者爲甬布。以五百六十筴成二尺之幅。一尺三寸則七百二十八縷。約當古之九升。則可以爲齊衰卒哭之受服也。其稍精者爲桐鄉布。以七百筴成一尺八寸之幅。一尺三寸則一千十一縷。約當古之十二升有半。則可以爲大功卒哭之受服也。其舶來及廠織者。靡細不減十五升麻布。此可以爲吉服。亦可於三年之喪。大祥服之。大祥以前不得服也。

喪服說明書

駁正明清服制及禮制館通禮草案服制七事

明集禮斬衰章有養母服。謂自幼過房與人者爲養之者服也。然有養母。無養父。又所謂自幼過房與人者。義亦不甚分明。按通典載魏時有爲四孤論者。曰遇兵凶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復無總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時田瓊王脩于達叔及後崔凱庾蔚之各有論列。據彼稱爲人收養。則公嫗同之。不得但有養母。明禮所謂過房與人者。乃似父母所命。又與四孤略異。然其不得但有養母則同也。服之輕重。應依王脩議以有識無識爲判。如生而父母亡者。生子不舉者。此已不復識其所生。雖服收養者如父母可也。遇兵凶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此其人或未有識知。或已有識知。不可前定。明禮所謂自幼過房與人者。即貧困以子與人之謂。與饑饉賣子略相似。然亦當以有識無識爲別。無識者服之自如父母。有識則宜示異矣。王脩議曰。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于達叔議曰。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愛。

棄絕天性而戴他族。不爲逆乎。宜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服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崔凱喪制駁曰。宜服齊衰期。方之繼父同居者。按凱議比例最切。父死子幼。隨母適人。受彼煦育。以其貨財築宮廟。謂之繼父。此其恩亦不薄。猶必兩無大功之親。然後爲服。齊衰不杖期。有識之孤。對於公嫗。何以加此。若庾蔚之議。以爲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祀者。當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不杖期。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若爾。繼父無後。亦當停繼父家耶。趙宋范仲淹從母適朱。少承朱姓。及成進士入官。仍還本宗。則知被養於人者。苟識所生。雖姓氏已更。亦如范仲淹事可也。今議從王脩。服從崔凱。無識者既不知所生。亦無由知今之父母非其所生。雖長大以後聞人啟示。或彼宗嫉忌。訟言訐發。既無明徵。焉可質信。此即并入父母本服。不須別立名字。有識者能知所生。則服養己者如繼父。或始時無識。其後養己者示以所生。亦服之如繼父服。如繼父者。謂之養父養母。

唐以前禮。父爲適長子。斬衰三年。母爲適長子。齊衰三年。爲衆子。皆齊衰不杖期。若父之身非適長。則服適長子與衆子同。明集禮。父母爲適長子及衆子。皆齊衰不杖期。不論父之身爲適長與非也。而爲長子婦與衆子婦。則有齊衰不杖期與大功九月之分。比例差繆。今謂

父爲適長子應齊衰杖期。婦人無杖。故母爲適長子仍齊衰不杖期。爲適長子婦齊衰不杖期。母亦爲衆子齊衰

不杖期。母亦爲衆子婦大功九月。母亦於例始允。古杖期本有禮。凡十五月。其視不杖期

非獨形式有異。而月制亦增。

唐以前禮爲庶母總。明太祖欲尊孫貴妃。使太子諸王爲之齊衰杖期。於是定適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按杖期之服。恩義獨至。夫之爲妻。子之爲出母嫁母。並不過此。其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者。以本非因母。既踐二庭。猶加撫育。故亦隆之至杖期焉。庶母於義則輕。於恩則不相涉。乃亦爲齊衰杖期。可乎。然依禮。士妾爲君之子從女君而服亦齊衰不杖期。而適子衆子但爲庶母服總。輕重不倫。則古禮亦似難用。今謂伯叔父母與兄弟之子夫之兄弟之子彼此皆齊衰不杖期。相爲報服。則適子衆子爲庶母妾爲君之適子衆子亦以齊衰不杖期相報爲允。妻爲夫之庶母。妾爲夫之子婦。並以大功相報爲允。

士禮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注。嫌大功以下又加也。大功以上固同財矣。按分財之法。古今雖異。然繼父同居爲之服期。必兩無大功以上親者。若有大功以上親。則爲繼父祇齊衰三月。此與不及知父母與小功以下兄弟居者義爲正負。唐明清但有繼父。而去此一條。則軒輊不均矣。今悉如舊補入。

禮制館通禮草案。凡斬衰三年降期者。及本齊衰而明禮升爲斬衰三年者。皆擬改爲齊衰三年。按婦爲舅姑。唐開元禮尙祇齊衰期。劉岳書儀妄以與子爲父母同服。溫公書儀亦從之。至明遂爲定制。不悟溫公以前宋初律敕已自相差。尹拙與魏仁浦之爭論亦未決也。婦爲舅姑服斬。既違婦人不貳斬之義。且爲夫之父母斬衰。則與夫同。而爲夫之祖父母大功。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總。又與其夫異。比例又相差錯。草案改爲齊衰三年。不竟從舊爲齊衰期者。祇以其夫小祥以後尙在喪中。而其婦已可衣錦作樂。

魏仁浦議又云婦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祇服期年。乃

今以是爲酌中之道耳。不悟夫婦異服。固不止此。如適孫爲祖持重。而其母尙在者。其妻祇

服大功。適曾孫爲曾祖持重。而其母若祖母尙在者。其妻祇服總麻。夫婦異服之相懸。尙有

甚於前者。是知婦爲舅姑齊衰期必不容改。如懼夫在喪中。婦已衣錦作樂。但當以禮限制。

使屏去絲竹。不御文綺。可也。通典載劉系之問子婦爲姑既期采衣邪。苟訥答曰。子婦爲姑

既期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是衣雖繪帛。色猶質素也。婦爲舅姑之服既從古。則女

子適人爲父母亦當如舊矣。唯今之爲人後者。所後實非大宗。則爲其父母之服。升齊衰期

爲三年可也。慈母本非因母。名分視適母繼母爲卑。恩視生母爲薄。亦仍舊服齊衰三年可

也。

禮制館通禮草案取張履說。為人後者為其祖父母齊衰九月。此諸等服制所無。蓋疑大功不可以服祖父母也。然歷代禮服為人後者皆不降其祖父母。至明集禮猶然。其降為大功者。清時俗吏之譌妄耳。汪中引女子適人者為祖父母不降。以此比例。誠為契合。而張履則謂女子有歸宗之義。為人後者持重大宗。降其小宗。與歸宗義異。故為祖父母不得仍服齊衰期。抑思古之為人後者唯後大宗。今之大宗。於誼牒雖或可辨。而族人視之已不重。士禮族人為宗子齊衰三月。唐以來久廢此制。亦緣時俗不重大宗故。然其為人後者。或為小宗後。或為諸父後。未嘗後大宗也。乃清世議繼嗣議兼祧者。所謂大宗小宗。實則小宗與支子。而妄施大宗小宗之稱。誣罔甚矣。此種繼嗣之制。本不應禮。而俗多行之。所後者非大宗。乃猶為之持重。名實爽繆。何其甚歟。

昔諸葛武侯始撫其兄之子喬為適子。而喬之卒在武侯。子瑜先。當時持服輕重。無文可知。然世體之家。猶與凡庶。子瑜先。當時持服輕重。無文可知。然世體之家。猶與凡庶。

武侯既特起受封。為之後者。即為大宗可也。今之繼嗣者。又非可擬世爵例也。晉皇甫謐嘗為叔父後。以叔父有子。復還本宗。其為本宗持服。亦無文可知。要之與後大宗之義不合。又賀循亦取從子。為子。循後有晚生子。遺。循還本宗。循父曰邵。邵父曰景。景父曰齊。景者兄。達。則循實繼祖之小宗耳。而亦取紘。為子。以循深於禮學。必不自逾軌物。蓋此類自與後大宗者有異。未必降其所生也。

緣節典禮。降其父母。尚為非法。又於禮所不降之祖父母而更降之。其繆不更甚乎。草案既於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增為齊衰三年。則為其祖父母齊衰期更無不適。不

應從張履說改爲齊衰九月也。若以經法相繩。今世之爲人後者。鬻相之射。必應擯斥。而爲人後者之服。亦非禮之禮。唯兼執制近起清時。最爲總妄。必應廢。

禮制館通禮草案擬爲舅之妻服總。唐開元議此已有異同。宋明以來皆依士禮無服。按士禮舅祇總服。從母以有母名而加至小功。舅之妻無名。自不得爲之服矣。今舅服增至小功。議者遂謂舅之妻當總。不知其無名如故也。無名制服。於義不可。然又有疑者。明以來舅爲甥之妻服總。而甥爲舅之妻反無服。似亦不倫。依士禮夫之所爲兄弟服。小功以下妻降一等。甥爲舅本總。則甥之妻爲夫之舅自降至無服矣。唐制增舅服爲小功。明清沿之。於是婦人爲夫之舅亦有總服。而舅不得不報甥之妻矣。今謂爲舅宜如士禮服總。舅之報甥亦以總。則甥之妻爲夫之舅自降至無服。而夫之舅爲甥之妻亦可無服。如是甥亦可不爲舅之妻服。若如唐制舅服小功。舅之妻有服無服皆爲窒礙。草案欲增妻之父母至小功。今舅仍還總。妻之父母仍當依舊總服。凡舅甥外舅外姑女壻皆總。不以尊長卑幼分輕重。所謂報也。外親無服者衆。若紛紛議增。其流無止。舅之妻既爲服總。恐姑姊妹之夫妻之兄弟妻之姊妹亦不得但爾也。凡此流衍之議。悉宜截斷。

夏布說

古布皆以麻織。自宋末黃婆至江南。始有吉貝之布。吉貝行而麻布廢。獨夏布以麻織。自若然。與締綌又異。說文。締細葛也。綌粗葛也。詩葛覃。爲締爲綌。是締綌乃今之葛布。夏布以麻爲之。與締綌自殊矣。說文。紵。縑屬。細者爲綌。粗者爲紵。綌細布也。紵與縑與桌一類之別。通言皆曰麻。別言則有桌。有縑。有紵。今夏布粗者即紵。細者即綌。景十三王傳。縑王閩侯遺江都王建。奎葛。師古曰。許慎云。奎細布也。字本作綌。蓋今南方筭布之屬。皆爲奎也。葛即今之葛布也。然則縑王閩侯所遺者。即今潮州細夏布也。楊雄蜀都賦云。筭中黃潤一端數金。蜘蛛作絲。不可見風。按說文。縑。縑細布也。祥歲切。師古音綌爲千劣反。千劣祥歲一聲之轉。蓋粵謂之綌。蜀謂之縑。爾。楊子所說。即今四川細夏布也。急就章云。黃潤織美宜製禪。以是夏布故宜禪不宜袷也。然則夏布色白而漢人稱黃潤者。黃光聲義相通。非謂其色黃矣。魏晉問吳地有白紵舞。此即指今之江西夏布。今江西夏布甚有細者。舞曲云。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蓋以紵概綌也。大氐夏布細者爲綌。古今獨江南有之。粗者爲紵。古中原亦有其物。禹貢。豫州貢紵。天官典。桌。掌布總縑。紵之麻草之物。陳風。可以漚紵是也。春秋傳。季札與子產縑帶。子產獻紵衣。季札以此示蠻。方非不能蠶。子產以此示中原。非不產紵。然細至成綌。則中原所無有。亦由暑衣之屬。絲類有綌。今之生沙即古之縑也。若古之縑則今之縑也。葛類有締。縑細已甚。

不煩加功於紵耳。凡吉貝不能甚細。細極則脆薄不中爲衣。財可以作掌中巾帨。而袞與紵粗細皆得爲之。如斬衰之麻是其至粗者已。齊功及緦以漸致細。吉服則十五升麻布。十五升者。謂以一千二百縷施於二尺二寸之幅。二尺二寸當今木工尺一尺六寸三分耳。而能容千二百縷。則吉貝必不得爲是也。緇布冠又倍其縷。以三十升麻布爲之。三十升者。謂以二千四百縷施於二尺二寸之幅。此于女紅精良無比。故孔子以麻冕爲禮。用絲爲儉。紵亦猶是也。今夏布粗者亦不貴。其精者則值倍於綵綺。所謂一端數金。漢時以金一斤爲一金。自漢至今無大異也。然則吉貝既入麻布遂廢者。一以吉貝易成。二以麻袞雖數練治。冬日御之猶不勝寒。不如吉貝之溫耳。獨綵紵宜于暑日。視葛布則潔白。視綵則堅久。吉貝必不足以攝代。故至今莫能廢也。

拜跪舉廢議

今之拜。書所謂拜手。太祝所謂空首。皆跪而行之。若稽首則拜頭至地。稽顙與頓首則拜頭叩地。亦跪而行之也。或者以爲古坐席地。故跪并爲乘便。今既用倚凳。則跪拜煩而宜廢。此不然也。士禮所述。主人迎賓皆在門外。賓土即相向再拜。送賓至門外。主人亦再拜。時在步行之中。非燕坐席地。豈爲乘便也。且古之肅。即今之打躬。立而行之。若必爲乘便者。迎送當

行此禮。而必屈膝跪拜。則非爲乘便明矣。又太祝尙有奇拜。杜子春謂是漢時雅拜。何武所舉方正尙行之。其拜先屈一膝。滿洲俗之請安。乃禮失而在夷者。夫坐本席地。則兩膝皆屈。胡爲先屈一膝。此又非乘便明矣。吉凶賓軍嘉五禮。軍禮以介冑不拜。古今所同。賓禮則今之國制。雖謁大總統。亦祇三肅。推之長屬相對。朋友相處。並不宜有跪拜之節也。惟吉凶嘉三者宜如舊法。吉禮釋奠先師。今制行四拜禮。其餘祠祭。可以類推。嘉禮以昏爲大。依士禮。惟親迎奠雁。再拜稽首。女氏無答禮。及婦車至門。壻揖而入。入室合卺。壻婦皆與贊者相向而拜。而壻與婦無交拜。明日婦見舅姑。婦拜。舅姑答拜。據彼稱舅姑既沒。三月奠菜。婦拜扱地。則生見舅姑。拜亦扱地而非肅也。婦人以肅拜爲正禮。惟初見舅姑則拜至扱地。足徵其重。今時昏禮奠雁再拜者尙多。其他或婦人就位。與壻相向三肅。亦不違古。婦見舅姑。亦尙行跪拜。此皆上稽禮度。下適時俗。不宜有所變更也。喪禮自葬以前。古未有向尸柩而拜者。但以哭踊爲禮。非獨弔者。雖子姓亦然。而主人之于弔者。或拜稽顙。弔者亦不答禮。今踊既不行。惟有易之以拜。對于尸柩。子姓則稽顙。弔者則再拜可也。且主人之在喪次。匍匐就地。若弔客立而三肅。則賓主失倫。故自司馬書儀。喪禮已多有不拜。此亦今所當法。然古惟有再拜。至明始行四拜禮。過爲煩重。今宜如古制便。冠禮。母與兄弟尙拜冠者。則尊長之接卑

幼。不宜坐受。今宜以肅拜答之便。

凡言肅言肅拜言擡。三者一實也。字林云擡。舉首下手也。謂引首下至于手。故少儀注謂肅拜爲拜低頭。此但俛首不跪。今世謂之打躬。俗或謂之鞠躬。正名則當言肅言擡矣。顧今人必脫帽行之。此亦有所取法。按漢世多言免冠頓首。清時奏對。叩頭亦必脫帽。以元服在首。則不便于叩地也。昔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冠而下。郤至見楚王。免冠趨風。其見楚之使者。亦以免冠。肅承命。此由介者不便跪拜。故免冠以示稽首之意。今之脫帽鞠躬。昉于遠西。不拜以去煩。脫帽以見意。所謂告朔之餼羊者也。以郤至嘗有此事。故賓禮行之不爲用夷變夏。

同一肅拜。其禮又有文質。字林言舉首下手。則必僂僂至于圻腰。今日本人相見問候猶然。此禮之稍文者也。少儀注言拜低頭。則說文云鎮。低頭也。引春秋傳迎于門者。鎮之而已。鎮。視視揖尙簡。視執手與言爲少恩。今人所謂鞠躬正然。但以疑立端容。表其致敬。書稱欽哉。欽哉。欽即鎮也。其在車。低頭馮軾。則謂之式。記曲禮。式視馬尾。注。小俛。正義曰。馬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馮軾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凡云君子式黃髮。入里必式。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國君下宗廟。式齊牛。依周官齊右注引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皆以低頭馮軾。

爲敬。古車皆立乘。立而低頭。其實鎮也。

駁金氏五官攷

下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注。此殷時制也。金氏鶚作五官攷。遂謂六官始於周。而殷以上皆五官。按鄭君注小戴記。見與周制不合者。輒云夏殷禮。此不得已而爲之辭。非有明效實據可徵者。古者五行之官。謂之五正。是祇見於少皞顓頊之世。唐虞已不專任。舜命九官。權位蓋亦相等。而金氏橫取秩宗。司徒。士。司空。后稷爲五官。既爲臆決。并謂殷亦五官。斯則惑之甚矣。論語。孔子答子張。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爲高宗之前。已有冢宰。若如曲禮所說。太宰祇爲奉若昊天之官。其於司徒。司馬等五官。初不相涉。君薨以後。百官何得總已聽之。雖然。殷之冢宰。亦自有所從來。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見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蓋伊尹本有莘氏之庖人。以媵女歸湯。見孟子尚賢篇。氏春秋本味篇惟其媵女。故商頌稱曰阿衡。書君奭篇稱曰保衡。保阿爲女師之官。名見列女傳。阿字說文作𡗗。或以女子爲之。則後漢書所謂阿母。其以十人兼之。則所謂保衡阿衡。惟其爲庖人。故相傳有本味之說。有割烹要湯之說。其言臚陳珍異。或出

後人附會。要之。由此出身事主。則無疑。保阿庖人。其職皆賤。近在人君左右。故職掌亦得相兼矣。伊尹雖輔湯致王。然本以保阿庖人進見。革命代夏。參與帷幄密謀。其權尊矣。而本職猶是保阿庖人。猶子房初爲漢高畫策臣。未嘗受一命。子房爲太子少傅。乃漢定天下後事。李泌初從肅宗於靈武。猶以白衣同車也。逮其勢藉日崇。於是尊立宰舍。命其官曰冢宰。亦曰太宰。職掌雖與前大異。然宰之名不易。其保阿之稱亦未易也。自伊尹尊立宰舍以後。則庖官始特設膳夫。保阿之官始特設內宰。於是冢宰遂超然爲百官長。周因殷禮。以小宰宰夫爲冢宰之貳。而小宰猶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自餘冢宰所屬。不出次舍宮掖飲食衣服四種。冗官宛與漢時少府清代內務府相類。苟非沿襲伊尹舊制。名曰治官。曷爲乃與冗官治之。自周以後。始有宰相之稱。而漢時庖官猶有雍太宰。春秋時列國庖官猶稱宰夫。傳所謂宰夫。膈熊夫不熟。宰夫將解醢是也。漢官蓋沿襲秦制。春秋列國命官。不嫌以庖滷賤吏與王朝冢宰之貳同稱。是知百王損益。雖有殊科。其蹤迹固未盡泯矣。金氏知上攷五帝以見官制之同。乃不知下攷周官以見官制之流變。且於論語亦若忘之。何其遠見千里而不近見其睫也。

問曰。逸周書大明武解。順天行五官。官侯厥政。金氏舉爲周初五官之證。若爲通之。曰。楚語

云。古者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是五官者。非曲禮所舉五官甚明。若大戴記千乘篇。公曰。千乘之國。設其四佐。列其五官。四佐者。卿也。五官者。小卿也。諸侯三卿。以爲經制。魯以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仲孫爲司空。是也。而三卿以外。亦往往有特設者。臧孫許。臧孫紇。與三家之卿。並見於春秋經。公孫歸父。叔弓之倫。亦爾。是魯國不止三卿。鄭以伯國。且當置六卿矣。哀公所謂四佐。自亦舉時制言之。五官下於四佐。則爲小卿甚明。諸侯有小宰小司徒小司寇。無小宗伯。是謂五大夫。亦曰小卿。小戴記曾子問。諸侯將出。命五官而後行。與千乘篇所說無異。金氏駁正義說。謂國政掌於三卿。豈有命大夫而不命卿之理。不惟國君之出。必申守而後行。是以告戒丁寧。下及五大夫。言命五官。則命三卿可知。此所謂舉下以明上者。金氏滯於文句。以駁孔疏而成已說。亦已固矣。且金本云。殷以前皆五官。周始有六官。至是乃謂周亦五官。此又宕而彌遠者也。

問曰。曲禮之說。既於殷制不合。作記者何自得之。曰。夏殷之禮。孔子能言之。而杞宋已不足徵。作記者又遠在孔子後。今歷數其名稱職掌。若親見前代官儀者。非徒不關殷制。亦不關夏制也。七國自王。諸侯皆去其籍。其時口說流行。多有無所依據者。作記者亦姑錄其所聞爾。宋本殷後也。華父督爲宋太宰。此必非奉天之官。魯未嘗置太宰。而羽父亦因請殺桓公。

以求之。鄭伯享晉趙武。時子皮執政。武曰。武請於冢宰矣。是鄭亦有冢宰也。由是言之。太宰一官。繼殷之國與周室分封之國盡有之。獨杞之官制不可知耳。曲禮所書。本諸口說。蓋由諸侯五小卿事展轉致誤。究之五官得名。亦有多端。千乘所稱。既與楚語異實。而晉國軍中五官。爲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與五小卿又殊。漸及漢世。則光祿勳之屬有五官中郎將。而郡太守所屬有五官掾。所謂五官者。又不可究詰矣。

孟子大事攷

一孟子之書。史記列傳。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那卿題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也。此皆以其書爲孟子親作。今案孟子書中。稱其弟子曰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辟陳臻萬章。亦或稱徐子陳子萬子。師徒相稱。文宜從質。不應稱子以尊之。知其書非孟子親作矣。又其序述頗與史事不符。一如梁惠王生時實未稱王。六國表。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齊宣王九年。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田完世家亦同。魏世家并述襄王元年追尊父惠王爲王。此事之明白無疑者。其餘如呂氏春秋愛類篇說。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詳惠施爲梁惠王襄王相。而云王齊王者。由襄王時齊以王號尊魏。魏亦以王號尊齊。故以王齊王事責

之魏相。此亦齊魏相王一旁證。惠王既未稱王。而孟子書述其與惠王問答。稱之曰王者。凡十。若書爲孟子自作。不當函胡至是。二如齊取燕事。六國表在潛王十年。燕人立公子平。在潛王十二年。若宣王時。非徒未有其事。且燕王噲亦尙未立也。而孟子梁惠王篇直系齊人取燕於宣王時。事之先後。孟子何由遽忘之。即萬章輩親炙孟子。侍居於齊最久。亦不應錯亂至是。恐其書并非萬章輩作。乃孟子再傳弟子爲之。後人遷就其文。竟謂史記有誤。夫豈其然。案六國表及魏世家。孟子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時周顯王三十三年也。而惠王已稱孟子曰叟。計孟子當時必已及五十矣。自爾下至赧王十九年而魯平公卒。相去凡四十年。孟子書中已稱平公之諡。計時孟子當已九十。孟子生卒。雖舊無明文。然於平公得書其諡。蓋亦後人爲之也。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臆造不足據。

二孟子之世系。趙鼎卿題辭云。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已衰微。分適他國。案據孟子歸葬事。則孟子本魯人不疑。元和姓纂孟氏下云。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曰孟孫。因以爲氏。孟敬子生滕伯。伯生廖。廖生軻。居高密。此述孟子世系。最爲翔實。惟云居高密。與太史稱孟軻鄒人者有殊。蓋傳聞異辭然也。三桓之微。不知在何世。據孟子言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則政已不在季氏。而孟子有費惠公師

子思語。楚人以弋說頃襄王亦云。鄒費邾邳者。羅薦也。費本魯季氏邑。是時已列爲小國。故昔人疑季氏之後離魯自樹爲諸侯。費惠公師子思。則其事當在魯元公穆公間。是以魯政歸之公儀。若孟氏則疑於穆公時已漸降替。詳田完世家。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邾。六國表亦同。邾爲魯孟氏邑。爲齊所取。則孟氏自替矣。其年正當魯元公二十一年。明年即穆公元年也。孟氏旣替。與散秩大夫無異。故滕伯與廖皆無諡。後人不能知孟子父名。晚出孟氏譜稱名激字公宜。出於臆造。明嘉靖時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啟聖。獨孟孫氏不著其名。非徵諸姓纂。何由知有孟廖者乎。

又案記檀弓云。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尋縣子爲魯穆公時人。所稱滕伯文者。鄭以其言古者。故謂爲殷時滕君。而疏謂孟虎是滕伯文之叔父。滕伯文是孟皮之叔父。夫殷時有滕國否。事在難徵。且當周之衰。又安能於殷代故事委悉如此哉。若即周時滕子。又當有諡。不應直舉其名。今疑滕伯文即姓纂所云滕伯。據喪服。大夫爲世父叔父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然則孟虎爲滕伯之叔父。孟皮爲滕伯昆弟之子。爵皆爲士。滕伯當降服大功。而皆以齊衰服之。是依古不降也。蓋滕伯因縣子之言。遂依以制服。記禮者因而述之。非縣

子口語有此也。孟虎孟皮。正是孟氏而虎與皮爲其名。

三孟子所與游者。孟子在齊稷下。與淳于髡慎到田駢環淵接子並處。自髡而外。不見有往復論難語。蓋諸子皆黃老名法之徒。而髡嘗撰王度記。爲明於禮樂者。於彼則外之。於此則內之。宜也。其不在稷下者。宋鈞獨爲孟子所敬。莊子雖以鈞與尹文並稱。而七略錄之入小說家。且以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與儒術初無抵觸。故獨被尊敬焉。外此則告子數與孟子論性。孟子言告子先我不動心。是必相知甚久者。邠卿謂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尋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則非學於孟子可知。其云兼治儒墨者。以墨子公孟篇嘗舉告子爾。詳墨子與楚惠王魯陽文子同時。而告子與之游處。必不得下至孟子時。是必別一告子。非孟子所稱者也。告子論性與孟子不同。此猶前有漆雕子世子。後有荀子。論性皆異孟子。未足爲怪。然則告子亦儒家別子。故孟子與之苦相往復。後人以邠卿兼治儒墨之文。竟視告子爲異學。其亦妄矣。

四孟子之遺學。孟子學承子思。人所共懽。若其於六藝之學。獨短於禮。而小學則其所特長也。如云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畜君者好君也。泮水者洪水也。皆以一字爲訓。聲音小異。義已眇然。此非精於訓故者不能爲。七發又云。孟子持籌而算。

之萬不失一。則孟子又特長九數之學。今七篇中唯圭田五十畝一條與九章方田術合。亦
算術之淺者。其深者不可得聞矣。若荀子非十二子篇言子思倡說五行。孟軻和之。今七篇
中絕無其語。豈皆在外書四篇中歟。

五孟子之後學者。題辭言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案孟子高材卓犖。問世
而生。其徒誠莫能仰企。至其詩書之說。非不可量材傳授。書至漢初。止存二十九篇。即孟子
之說亦泯焉。詩則孟仲子傳之以至毛公。周頌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
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又小雅小弁傳全引孟子駁高子語。是
毛詩固遠承孟子之學。韓詩外傳亦引孟子十餘條。則韓詩亦與孟子有瓜葛者。其在漢初。
徒黨固未盡也。

致知格物正義

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古今說格物者甚衆。溫公言格拒外物。則近於枯槁。微
公言窮至事物之理。則是集衆技而有之。於正心修身爲斷絕阡陌矣。顏易直舉鄉三物。而
六藝於古爲小學。非大學之務。惠天牧說以絜矩。是乃平天下事。又非從入之塗。蓋四說無
一合者。昔倉頡篇訓格曰量度。魏晉間或取斯義。魏志管寧傳引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

以格物。是則子貢方人之術也。孔子且不暇。而以教庠序鼓篋之士。亦大汜矣。新建之弟子王汝止曰。格物即物有本末。致知即知所先後。是則近拾本記。不以佗說參之。據文若最安隱者。然若是遂可以誠意邪。本記言本末先後者。爲下八目起本。八目有先後。故逆言是以引之。藉令致知格物舉不出是。則於文爲重沓也。今觀鄭君注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其義乃至卓。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由此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鄭君之說上契孔子。而下與新建知行合一之義適相會。前望誠意。如木水之有本原。不知爲王學者何以忍諸。新建弟子錢洪甫曰。知善格物。所見不。速鄭君絲遠。宋翔鳳輩不解鄭義。乃以五行符瑞說之。按鄭解致知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知善惡吉凶。今云知善惡吉凶。凶人凶德皆此義。善惡吉凶義同。而文復耳。然本當云。是變精金爲敗鉛也。

新建知行合一之說。止同鄭君。其說大學。乃以致知爲致良知。格物爲正物。蓋以鄭君兼舉善惡。有所不愜耳。按本記說誠意。尙舉小人誠中形外之事。然則格物致知誠意。君子小人盡有之。本記所論。依心法大體。示凡事不可以僞爲。猶未教學者以加功也。其教學者加功則自慎獨始。慎獨者誰任。任其良知。新建之揭良知。其實乃慎獨事。新建自云慎獨即是致良知。新論最允。尙

非致知事也。

夫鄭王二說雖異。皆深達心要。又不違於孔孟。非大儒盡心知性者何以能道此。顧由其義。

當云知至而後物格。於本記之文爲因果相倒。猶懼非作者意也。余讀樂記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云下知字當依墨經訓接。鄭然後好惡形焉。云物至知

知者。所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也。格者來也。致者送詣也。說文物來而知詣之。外有所

觸。內有所受。此之謂致知在格物。受有順違。名曰好惡。是故墟墓則生哀。宗廟則生敬。孺子

入井則生怵惕。少艾在前則生慕欲。精誠發於須臾。無佗念可以奪之。此之謂誠意。佛家說

五識。身外與境觸以逮善惡成就。前後相引。略有五心。初率爾墮心。無閒引生尋求心。決定

心。此物格而知至也。決定心後於怨住怨。於親住善。於中住捨。命之曰染淨心。於此持續有

善不善轉。命之曰等流心。此皆誠意也。格物致知無善惡。誠意有善亦有惡矣。德潤身者。善

之誠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人之視己。若見其肺肝者。不善之誠者也。本記舉格物致知誠

意皆汎論心法自然。不待告教。不督以施功。督施功自慎獨始。猶樂記言施功始於反躬。後

儒以三者爲功。由是異論蠶起。若尋戈矛矣。若然。此三者爲不待說。今本記特揭舉是。何其

辭之費邪。本記固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學治事爲後。自修爲先。自修安出哉。溯其本於

最先。則必言心法矣。導江於岷山。導河於積石者。行視其水勢所從來。非若下游之有浚治矣。且夫去物與知與夫好惡之誠者。其心如頑空。惡固不起。亦無以止於至善。是以君子不去也。不去則不憚鄭重言之也。

然則鄭王於道最卓。而非本記文旨。小王隨其文也。於義無所取。顏惠之義或失則退。或失則越。溫公所持。山林獨往之道。有在於是者。於本記則倍也。傅子所舉。其去道遠矣。徽公所補。其去道彌遠矣。

康成子雍爲宋明心學導師說

漢人短名理。故經儒言道亦不如晚周精至。然其高義儻見雜在常論中者。遂爲宋明心學導師。鄭康成說致知在格物。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是乃本於孔子之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從是推之。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其後王伯安爲知行合一之說。則曰知之篤實處即行。行之精明處即知。其於鄭義無所異也。王子雍僞作古文尙書及孔叢子。古文尙書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乃改治孫卿所引道經之文。而宋儒悉奉以爲準。然尙非其至者。孔叢子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微特於儒言爲超邁。雖西海聖人何以加是。故楊敬仲終身誦之。以爲不刊。

之論。前有謝顯道。後有王伯安。皆云心即理。亦於此相會焉。此皆舉其犖犖大者。非若陳氏漢儒通義毛舉碎文以相附也。夫以康成純德高行。其中宜有所得者。子雍雖寡過。子雍與司馬宣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劉寔以爲三反。其行不能令人無間。然所言能如是。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釋氏因有貧女寶珠之喻。豈不信夫。

王伯申新定助詞辯

高郵王氏父子。精研故訓。所到冰釋。人以爲無間然矣。石臚苦心尋繹。積六十年。得之既不易。言之殊未敢肆。伯申承其父業。與艱難構造者自殊。述聞一編。誠多精詣。然其改易舊說。亦有可已而不可已者矣。其始創作經傳釋詞。晚又於述聞中著「語詞誤解以實義」一條。驟聆其說。雖宿儒無以自解。而鹵莽滅裂處亦多。肆意造詞。視爲習貫。且有舊解非誤而以強詞奪之者。亦有本非臆造而不能援古訓比聲音以自證者。今爲駁證數事。以盡後生之責。非欲苟爲立異。要使瑾瑜無瑕。方爲純美爾。

謂。奈也。召南行露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豈不欲夙夜而行。奈道中多露何哉。小雅節南山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言師尹不平。其奈之何也。炳麟案以奈訓謂。雖見齊策高注。然

節南山箋訓謂何爲云何。辭氣本無不順。不知王何故易之。若行露之謂當訓爲曰。亦與訓云略同。此乃自作問答。言豈不欲夙夜而行邪。曰道中多露爾。道中多露。則不可行之意自見。又凡言何謂者。據名而求其實也。凡言謂之何者。據實而求其名也。凡言謂之者。據實而定其名也。王於謂之何。悉解爲奈之何。然則何謂謂之。又將何解邪。

迪發語詞也。般庚曰。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言高后不乃崇降不祥也。君奭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言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也。立政曰。古之人迪惟有夏。言古之人惟有夏也。

炳麟案以迪爲發語詞。臆造無據。般庚君奭二迪字。自當依釋詁訓道。般庚本文云。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言乃祖乃父以此導導古字高

后。不乃崇降弗祥也。君奭本文云。在今予小子日。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迪字當讀屬上句。言非克有正道也。立政迪字當依釋詁訓作。說文作起也。本詩傳惟乃語助。古之人起有夏者。據三王之道言。夏爲最先也。

迪又句中語助也。酒誥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又惟殷之諸臣與工也。馬融本君奭曰。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惟寧王德延也。炳麟案以迪爲句中語助。亦臆造無據。釋詁。迪進

也。殷之迪諸臣惟工。言殷所進諸臣與工。猶大雅言王之盡臣矣。我迪惟寧王德延。言我進

思寧王德延也。

若。惟也。般庚曰。予若籲懷茲新邑。言予惟籲懷茲新邑也。大誥曰。若昔朕其逝。言惟昔朕其逝也。君奭曰。若天棐忱。言惟天棐忱也。呂刑曰。若古有訓。言惟古有訓也。祭統曰。予汝銘。若纂乃考服。言惟纂乃考服也。炳麟案以惟訓若。臆造無據。般庚之若當訓此。此猶今也。言予今籲懷茲新邑也。大誥之若亦訓此。昔即夕字。春秋傳爲一昔之期是。言此夕朕其往也。君奭之若。承上作轉語。與如同義。呂刑之若。與乃一聲之轉。漢人多言乃者。乃者即往者。此乃古有訓。言往古有訓也。祭統之若。止當訓汝。言汝言若言乃。其義悉同。而語勢輕重有異。猶一句錯見吾我二字爾。王反以舊解爲誤。顛矣。

徂。及也。周頌絲衣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自堂及基。自羊及牛也。炳麟案以及訓徂。臆造無據。推王意以爲堂與基可言往。羊與牛不可言往爾。不悟羊牛各有頓置之處。就其處言。故云自羊往牛。舊說本無誤也。如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就其時代言。故得言由言至。若如王氏意。固不得由也。亦不得至也。

之。與也。考工記梓人曰。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與而也。炳麟案之而聲義通於芝栴。故舊說以爲頰頰。其實當云須鬣爾。王見其辭不偶儷。遽改訓之爲與。夫先秦

文字安得悉以偶儷之法繩之。如詩言載獫狁。獫狁非與麟之而同例乎。

所。詰助也。大誥曰。天闕忒我成功。言天愼勞我成功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言君子其無逸也。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多歷年也。炳麟案。以所爲語助。臆造無據。君

子所其無逸。所自當訓處。大誥君奭二所字。即今許字。所許聲通相借。所所爲伐木聲。詩伐木許許。以許爲所。

如何所作何許。爾所即爾許。或言如許。古人語簡。言爾許。但曰許。多歷年所。言多歷年爾許也。天闕忒我成功。言天闕忒我成功爾許也。此似語詞。而與汎言語詞者終異。

爽。發聲也。康誥曰。爽惟民迪吉。康。爽。惟天其罰殛我。皆是也。炳麟案。以爽爲發聲。臆造無據。方言。爽。猛也。釋詁。惟。思也。然則爽。惟。即今之猛想耳。

亂。猶率也。語助也。梓材曰。厥亂爲民。厥。率。化。民。也。君奭曰。厥亂明我新造邦。厥。率。明我新造邦也。緇衣。鄭注曰。君奭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德。厥亂勸寧王德者。厥

率勸寧王德也。維誥曰。亂爲四輔。率爲四輔也。又曰。亂爲四方新辟。率爲四方新辟也。漢石經尚書殘字曰。亂謀面用否訓德。率謀面用丕訓德也。炳麟案。王以梓材亂字。今文作率。

故以率解亂。率之爲語助。義證尙未堅定。況以此爲亂字之義。尋詩章之終曰亂。故亂有終義。厥亂爲民者。其終爲民也。亂爲四輔者。終爲四輔也。亂厥明我新造邦者。其終勉力于我

新造邦也。詳見余所著古文尙書拾遺。

繇於也。馬本大誥。王若曰。大誥繇爾多邦。言大誥於爾多邦也。炳麟案繇之訓於。雖見釋詁。然釋詁繇亦有訓道一義。馬本大誥作繇。實亦與猷不異。多士。王曰猷告爾多士。今洛陽新出三體石經。多士篇猷正作繇。則知多方云猷告爾有方多士。亦必作繇告矣。但古字道導不異。繇之訓道。于此當從導義。而僞傳不知。又移猷字于大誥上。斯爲失耳。實則大誥繇爾多邦者。大告導爾多邦也。繇告爾多士者。導告爾多士也。繇告爾有方多士者。導告爾有方多士也。如王說。以誥繇爲誥於。則繇告可云於告乎。不得已。乃言多士多方之猷告。本作告猷。晚出古文改爲猷告。不知石經王曰繇二字相連。本非僞孔改作也。

攸。用也。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言陽鳥之地用是安居也。云云。炳麟案當云攸讀爲由。方得訓用。

夷。語助也。大雅瞻卬曰。靡有夷屆。靡有夷瘳。言無有終極。無有愈時也。昭二十四年左傳曰。紂有億兆夷人。言有億兆人也。孟子盡心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言考其行而不掩也。炳麟案秋官行夫。焉使則介之。故書作夷使。立謂夷發聲。詩之夷屆夷瘳。自可從發聲之說。若孟子之夷考其行。夷正借爲焉字。焉於是也。言於是考其行也。此在荀子。則音小變作

案矣。至春秋傳引書之紂有億兆夷人。與余有亂十人相對。必當有所指斥。何得汜以語助解之。

誕。語助也。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敍。云云。炳麟案以誕爲語助。雖不誤。然誕當讀爲延。釋詁。延。問也。王未引此。亦爲專輒。

韻學餘論

自孔氏詩聲類始分冬于東鍾江。自爲一部。然其所據聲母。無過冬中宗衆躬蟲戎農聿宋十類而已。徧列其字。不滿百名。恐古音不當獨成一部。按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沖陰爲韻。小戎。騏驎是中。騏驎是驂。中驂爲韻。思齊。雍雍在宮。不顯亦臨。宮臨爲韻。篤公劉。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飲宗爲韻。蕩。其命匪諶。鮮克有終。諶終爲韻。雲漢。蘊隆蟲蟲。自郊徂宮。靡神不宗。上帝不臨。寧丁我躬。蟲宮宗臨躬爲韻。此六事者。皆冬與侵同用。是知冬當并入侵部。非自爲一部也。孔子易傳。東冬蒸侵多合用。然如屯象傳。以從禽也。往吝窮也。禽窮爲韻。比象傳。位正中也。失前禽也。上使中也。中禽中爲韻。艮象傳。危熏心也。止諸躬也。心躬爲韻。此皆同部而非合用。孔氏固云冬古音與東鍾大殊。與侵最近。乃不能并冬于侵。蓋創作之始。不敢不慎也。余向作文始。尙沿其說。及作二十三部音準。亦未攷正。由今思

之。古音但有侵部而已。更無冬部也。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段氏始分之支脂爲三。六朝以上有韻文字證據具足。而不能自言其聲勢之殊。晚節乃反質之江有誥。江亦不能言其故。由今思之。段氏拘于唐韻次第。以韻目在先者爲正音。以韻目在後者爲變音。故無以分三部聲勢耳。三部之中。唯支佳一類。支爲正音。佳爲變音。若之哈一類。則哈爲正音。而之乃變音也。脂微齊皆灰一類。則微灰爲正音。而脂齊皆乃變音也。支也。哈也。微也。取此三韻辨之。則聲勢較然易別矣。支之音橫。哈之音縱。微則闔口。其對轉之韻。支對轉青。青亦橫也。青韻古音當如今呼先。仙韻見二十三部音準。哈對轉蒸。蒸亦縱也。微對轉諄。諄亦闔口也。

祭泰夬廢又殊于脂。此一類有去入無平上。其聲勢當如今呼麻韻去聲。說見二十三部音準。

質櫛屑一類。段氏以承眞臻先。孔氏亦不能別。今既知陽聲自侵覃以外皆無入。則質櫛屑當自爲一類。亦有去入無平上者也。其去聲字。如至。寔。致。躡。瘞。懿。鏡。檣。儻。嫉。祕。恣。闕。泌。秘。唐韻皆在至韻。然標目當用質字。以唐韻至本承脂。易于混淆也。余向用王懷祖說。以至字標目。書已刻行。不及追改。然學者當知之。

或謂廣韻侵以下九韻。緝以下九韻。平入相配。而古音則不相謀。此但知其分。不知其合也。按說文奄蓋皆訓覆。弇訓蓋。盒訓覆蓋。此四字聲義大同。而弇本從合聲。乃讀爲平。盒字廣韻在平聲覃韻。又在入聲盍韻。盍本讀入。而從盍聲者又有豔字。又媵翰皆從弇聲。廣韻仍在入聲合韻。其從奄聲者。則罨庵蹇鞞在入聲合韻。敏在入聲葉韻。脛蹇鞞餗在入聲業韻。是此四字之類。平入皆通。外此如潛從音聲。廣韻又有聖在合韻。聲在帖韻。對從甚聲。敏在合韻。敏從念聲。廣韻又有珍餘珍餘餘。蓋皆在帖韻與敏同組。帖姑詰管帖從占聲。厭從獸聲。濕隰塚從暴聲。果飲切。趨慘從參聲。廣韻又有在合韻。與敏同組。砭窆貶從乏聲。執整從執聲。廣韻整字亦去入兼收。蹇從韋聲。平入同類之迹尤更顯然。唯古音平與入本不相叶。其相叶者。乃古音本不讀入而讀平者也。侵以下九韻。緝以下九韻。其聲平入本自相轉。但平入業已異讀。則有韻之文不能相叶。而非絕不相謀也。

漢儒識古文考上

世疑漢儒識古文與今人釋銅器款識者無異。此未識古今之變也。款識之學。始宋時楊南仲劉原父。歐陽氏集古錄用之。楊劉二子。非有所從受也。直臆決之耳。秦盃和鐘。不顯皇且受天命。竈又下國。竈從穴從籀文甞。此竈字也。周禮故書以竈爲造。廣雅釋詁。造始也。然則竈又下國者。始有下國云爾。而南仲說爲奄字。髡敦之髡。本說文鄠字。亦或古文甞有從邑

者。而原父說爲鄭字。呂大臨又說爲邢字。古無邢字。鉅中簠之鉅從弓耳聲。古耳字多作巨毛公鼎文武耿光耿作耿。乃弭字也。而原父說爲張字。然此乃一器一字之誤耳。其通于諸器者。如鼓不知何字也。證可。案其器又與禮圖之敦異。而妄說爲敦字。盥即說文檣盥字。負戴器也。蓋食器可以首戴者。而妄說爲簠字。此之迷誤。互入百年而莫能理。自楊劉以下。若呂大臨王雱王楚薛尚功之徒。轉相承襲。或加穿鑿。皆于字書無徵。近代則阮元龔自珍。大體如此。而吳大澂尤誕妄。觀其所說。有甚于安石字說者矣。聚諸家所詮釋。終之無一器可以卒讀者。持之既無故。言之又不成理。夫漢人豈若是乎。武帝所藏銅器。案刻即知爲齊桓公物。而太史公十歲即誦古文。若如今之釋款識者。伏念泱歲。始成釋文。而又彼此互異。交相疵點。然則銅器且不可驟決。而况讀其書邪。蓋漢初以八體試吏。史篇未缺。大篆固易知。而太史掌集遺文古事。又主課八體。故古文則太史氏習之。其可以博訪者。則七略所謂問諸故老是已。自秦焚書以逮景武間。河間王魯王廣得古文之時。財七八十年耳。故老者何。當高惠呂后朝。有婁敬叔孫通陸賈。固嘗識古文。其弟子雖不傳古文經。必有傳其字者。其餘郡國不遇之士。以古文轉相傳授。令百家書可得習讀。如賈祛之倫者。蓋什伯于此。景武間孔安國說古文尙書。桓公說古文禮。逸書多二十四篇。逸禮多三十九篇。此不能以他本對校者。獻王于周官安國于

論語亦然。今其存者。唯尚書數篇難讀。周官論語悉明白如家人言。彼著錄款識者。曷能若是。是無他。則由先問故老。不決則問太史。非以臆穿鑿故然也。春秋古經及左氏傳十九萬言。張蒼以授賈生。遂爲訓故。計賈生在漢廷得事張蒼。裁一歲所耳。是時公羊未著竹帛。雖經文猶無可對核。而况于傳。一年之中。張蒼爲賈生說十九萬言。此豈字字講畫之哉。亦通其假借。辨其國邑世系云爾。所以傳授如此其速者。賈生生高帝中。計其父知文字。當在秦焚書以前。其所事吳公。少嘗師事李斯。知文字亦在秦焚書前。是以賈生之于古文。豫有所從受也。若如近代釋款識者。十九萬言之書。恐說之百年亦不盡。盡矣。其文義尙紛戾難知。安得條達如此邪。亦由文字有定。不以臆穿鑿故也。元朔以後。通一藝以上得補卒史。于是八體試吏之法衰。司馬遷下腐刑。其後太史專主星歷。不與文史之事。而太史可以不誦古文。雖諸故老知古文者。亦漸零落以盡。獨治古文逸經者。以是傳授。始爲專家之業耳。若然。董仲舒以心持二爲患。淮南王以鉛爲金之公。此皆在武帝初。繆己如是。何也。曰私智穿鑿爲之也。自董氏以下。太學博士之于文字。有不如令史者矣。

漢儒識古文攷下

秦雖燔詩書稱同一文字。而大篆爲八體首。秦權書法度量則依之。雖古文亦未絕。秦權量

及石刻並有廿字。說文稱秦石刻有卍字。此皆古文。繹山石刻或作戎。亦以古文甲省爲十。沿舊未改。隸書戎早卓等字。悉依古文而變。不依大小篆。此其濫觴也。漢世篆刻。如開母廟石闕。正作正。返作返。視作眡。皆古文。則作劓。爲籀文。不盡依小篆。其隸石見存與墨本之流傳者。略得百種。合之婁氏字原所摹。洪氏隸釋隸續所錄。前二百六七十種。其間古文不損三十字。籀文不損二十字。常見者且勿論。如楊震碑風作風。綏民校尉熊君碑風作風。孔謙碣家作冢。孔隸碑牛羊豕雜篆亦據篆字偏旁爲之鄭固碑孔眈神祠碑華山亭碑禮皆作礼。祝睦碑譙敏碑典皆作奠。楊統碑衡方碑作奠變竹爲艸高彪碑艸作艸。梁休碑二作式。朱龜碑播作毋。桐柏廟碑獸作獸。公三皆作奠。山碑無極山碑曲作曲。袁良碑絕作絕。皆古文希見者。至如韓勑後碑。楊君石門頌。蒼頡廟碑。景北海碑陰。孟皆作孟。古文樊敏碑殺作殺。孫叔敖碑武良祠堂畫象殺皆作殺。古文袁良碑張遷碑哲皆作喆。古文此雖稍有增損。然非習識古文者曷能爲是。曹全碑癘作瘵。袁良碑勛作勛。劉修碑艱作艱。校官碑邊作邊。孔宙碑兵作兵。則作劓。楊著碑秋作糴。斥彰長田君碑若作若。楊統碑迹作迹。皆籀文希見者。其餘如繁陽令楊君碑地作墜。無極山碑地作墜。籀文袁良碑華山亭碑寤皆作寤。籀文非習識籀文者亦不能省作也。後漢書碑者多文俗吏。且去八體試吏之世亦遠矣。然史家尙有舊聞。得其一二而爲太學五經師所未嘗

道者不絕。又如校官碑。親馭寶智。師馭作朋。合于古文。以馭爲賢。德本作惠。古文唯見三體石經。其他周之銅器。秦之刻石。皆作德矣。然漢篆刻如開母石闕。隸刻如婁壽碑。鄭固碑。北海相景君銘。猶存惠字。乃校周代款識爲精嚴。推而上之。當漢武元朔以上。入體試吏之法。尙峻。而醫卜種樹之書。皆前代古文。得與經典相校。則孔安國河間王之倫。一覩古經。卽字字有所從問可知矣。

疏證古文八事

尙書初出壁中。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則如闕讀爲闕。三讀爲四是也。其以聲音訓故展轉求通者。慮亦不少。今壁中古文。殘存于正始石經。而孔氏所讀者。多存于太史公書。石經所錄。上古文。下師讀。若糜繇爲迷亂。中宗爲仲宗。皆上存真本。而下以師讀通之。其師讀訖馬而止。已不盡安國舊訓。若經典釋文尙書正義。史記集解。所引馬鄭諸說。云馬作某。鄭作某者。兩家有異。則其一必爲改讀之字。兩家相同。亦或爲相沿師讀之字。不應執是以求壁中古文也。周官始出山巖屋壁。蓋未有校勘者。杜子春以下。多所發正。誠如晦之見明。然以意擅定者亦不少。今取尙書太史公本及周禮故書各四事。爲疏通證明如左。後之賢者。其將觸類而長諸。

堯典。岠夷。說文引作堦夷。今文作禺鐵。唯五帝本紀作郁夷。此爲安國所得壁中真本。堦夷。岠夷。乃後漢諸儒之治古文者以今文改字耳。按毛詩周道倭遲。韓詩倭作郁。知此郁夷卽倭夷。漢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是也。

堯典。昧谷。據虞翻奏本作卯谷。鄭始讀爲昧谷。今文尙書作柳穀。文見大傳。五帝本紀則作柳谷。知孔安國之讀卯谷。卯亦依大傳作柳。而谷則不改爲穀。大傳柳穀。鄭注以柳爲聚。周禮縫人注亦同。賈疏謂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若孔作柳谷。則異于是。案魏志明帝紀注引搜神記。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又引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是柳谷乃西方地名。非謂日入色聚也。據漢地理志。河西四郡皆太初時開。而武帝紀元狩二年。昆邪王來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則張掖自在其中。是時武帝立裁二十年。安國得見其事。故據實以說書。伏生固不及知。其爲異說。亦無嘗焉。

微子。今殷其淪喪。宋世家作典喪。此古文本作算字。後人不能說。以爲字形近。脩改作命。讀爲淪耳。錢大昕曰。典喪卽殄喪。禮古文以殄爲腆。攷工記之頌典。鄭仲師亦讀典爲殄也。洪範曰。圜。說文亦引之。云。圜升雲。半有半無。宋世家作曰涕。據詩齊風箋。古文尙書以弟爲

圍。弟當作涕。鄭以涕圍得通。證弟亦可讀爲圍。今作弟者。後人以詩本文改之也。古文本作涕。其作圍者。則後漢經師所讀。說文亦因師讀而引之。與引堦夷正等。非壁中真本如是也。
段氏云。詩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圍。以字爲後人所加。此臆說也。

周禮司會以參互攷日成。故書互爲巨。杜子春秋讀爲互。按巨者古文契字。引伸有鉤距之義。參距者謂以三者相鉤距也。不當讀互。又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柝者。故書互爲巨。亦謂所以距止人者。說文。槍距也。楊雄賦。木雖槍纍。以爲儲胥。是其義。鄭司農讀爲互。云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行人。亦不必爾。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故書實或爲賓。按作賓者。是堯典寅賓出日。寅淺內日。此賓柴即賓淺。淺之作柴。猶柴奇作棧奇。柴車即棧車也。若謂實牛柴上。與爇燎何以異。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按說文。帝諦也。諦審也。詩傳曰。審諦如帝。則帝繫世者。謂審繫世也。不當改奠。又瞽矇世奠繫。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按此或帝世繫。倒爲世帝繫。或以帝繫相屬爲辭。世帝繫者。謂譜次五帝之繫。若改爲奠。文不可通。

攷工記紛胡之筍。故書筍爲筍。杜子春云。筍當爲筍。筍讀爲稿。謂箭稿。今本筍誤爲筍。段氏依唐石經校正。此

大誤也。按大雅維筍及蒲。傳曰。筍竹也。筍與竹析言則別。通言則同。妘胡之筍即妘胡之竹。猶言會稽之竹箭矣。若轉形為筍。讀筍為稿。迂曲亦甚。

古文六例

古文器異則體異。亦如秦書八體之例。

鐘鼎雜有古籀。而筆勢或有增減。三體石經亦然。此尚不為異體。然如蛟篆壺吳季子逞劍。純用鳥篆。則體已不同。金布文省借無方。絕非古籀正字。蓋鑄錢自用此體也。今人所得龜甲。真偽難知。若果為古物。其文詭異。又出金布之外。則亦自為一體而已。說者以此疑古籀正書。是猶見秦璽而疑秦碑秦權也。

八卦為未具體之古文。

說文序稱蒼頡造字。必先推宓犧畫卦。如三即水字。三即氣字。天積氣也。故氣字本於乾卦。則蒼頡又

本於宓犧者矣。荀子解蔽云。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壹也。明蒼頡以前。已有造字者。

今皆不傳。獨八卦存耳。

古文已有艸書。雜入正體。

以裨諶艸創。屈原屬艸稿推之。知古已有艸書。其間有雜入正體者。如二十并作廿。粟從

彘省。以一爲奴。𠄎變作𠄎。皆牽連無義。是即古之艸書。

古文有形音同而字異者。

古文形同字異者。如豕爲豕。又爲亥。廿爲二十并。又爲疾。王爲天下所歸往。又爲石之美者。其後古文變王作王。增王作至。蓋亦所以爲識別而已。然石經銅器帝王字仍作王。說文錄古文理理二字。左旁亦祇從王。士爲事。又爲地之吐生物者。

此類多矣。如口爲張口。又爲口。虛飯器。前者音口。犯切。後者音去。直切。此本一音之轉。恐實一字。由張口引伸爲飯器耳。宋爲辨別。驚字從采。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未知何據。恐

正是度便字。借采爲之也。亦有形音皆同而字異者。包從巳爲子未成。𠄎從巳又爲手。知二此二字非形同字異之例。川爲通流水。首從川。又爲

𠄎。匕爲相與比斂。又爲飯匙。十爲數之終。於彝器又爲古文甲字。十音如叶。與甲音亦無

大異。此類形音皆同。義則各別。而象形指事各自可說。非聲近通借也。許書說解。多存一

曰之例。蓋皆二字形音適同。不得盡謂爲假借也。

說文所錄古文。或有聲近通借之字。

莊古文作𠄎。其字從友。與葬從死同。從升聲。與三體石經所載古文葬字從升同。六者下

基。所以薦之。猶小篆葬字從一。然則此爲古文葬字。自古借爲莊嚴字。故說文錄爲莊古

文爾。小徐本手部𠄎下有古文作徙。正同小篆徙字。徙與𠄎音義皆遠。其實乃𠄎字耳。葬

器古文十作一。故世作止。形與下基之止混。漢郊祀歌。逝萬里。孟康音逝。與播同。在古音

泰部。故古文借爲播字。說文亦錄以爲播之古文焉。世當作止。又見汗簡引石經熒字。汗簡雖讀爲光。實古文黃字也。黃從田從英

擊。英從廿火。表其多。而石鼓熒字作庚。以說文革字從平說爲世字證之。則庚下之英從廿火。亦表其多也。此石經熒字從田從英。上體如止者。亦是世字。古文世世世本相通。亦從世火也。世亦在

實乃樂字。首世爲山。與下木字相聯。故全似未字耳。又有小篆本無其字。而古文有之者。乃

不得不錄爲小篆之重文。如次爲不前不精。古文次作奇。乃周官掌次之次。彼云設重帟

重案。鄭司農云。帟平帳也。重帟故作三重形以象之。小篆乃祇有次字。故錄奇爲次重文

云。

說文不錄古文俗字。

小篆有俗字。古文亦有俗字。說文於小篆俗字錄之。於古文俗字不錄。所以示謹嚴也。票

從火。爍則從重火。窅從目。瞢則從重目。咎從人。僂則從重人。董從土。墜則從重土。此小篆

俗字也。說文錄之。士昏禮。古文止作趾。乃從重止。是爲古文俗字。說文則不錄矣。罍卷二

字。本當從未。今從豆者。小篆俗字。說文錄之。孟鼎文。王武王作琰珺。或云。攻珺字。從玉乃

作珺公也。然珺字諸書未見。不得以珺字爲比。此以言王故字從王。諡法本兼爲天子諸侯。何得見王而從王也。此

爲古文俗字。依說文例亦不可錄。

附餘杭先生與黃季剛書

古文多繆。自漢志已言孔子傷其浸不正。初非胤說。求文字之根本。莫先於古文。故不得不尊。文字轉寫繆誤。亦莫甚於古文。故不得不汰。此蓋許君之志也。其間亦有一字千金者。如說文弗字。說解以爲從韋省。知非從弓者。石經古文弗字五見。字皆作弗。蓋韋省當作弟。弗當作厥。以結體不便。稍變爲弗。若從弓。則不得如此作也。阮雲臺見顏氏韋賢傳注云。𠄎作弣形。爲古弗字。因謂弗本從弓。殊不知以弣爲弗。乃出僞孔古文。今莫高窟所出經典釋文九載績用弗成。弗字作弣。是其證也。舊皆云𠄎爲兩已相背。顏氏信僞孔古文。其說獨異。阮氏仍之。乃云黼畫斧。實有其物。𠄎畫兩已。兩已何物耶。其說見積古齋鐘鼎款識及研經室集。乃阮氏得意之論。不知說文𠄎字說解云。止已。象手足形。則已亦手也。舒之。指見則爲止。握之爲拳。則爲已。兩止相背爲𠄎。足刺撥也。兩已相背爲𠄎。義亦正同。音𠄎。與𠄎之音撥又同。蓋𠄎即𠄎字耳。得說文𠄎字而兩已之義明。得石經弗字而兩弓之義破。阮氏時石經固未出。然於說文亦不能精心比度。至彝器亞形。上下耑皆相聯。而強以弣字傳會。則尤不相涉矣。又如師斨敦。乃祖考有斨于我家。斨字王隸薛尙功皆讀爲婚字。形實與籀文婚字不近。據說文難字古文有作雖者。則查查皆筆字之變。從

歟。董聲當即槿之或體。借槿爲勤耳。命官賜器。當述其祖宗世功。不當言姻婭之私也。以上二則。自謂精審。其餘尙有數事。俟足下來詳論之。大氏研尋古文者。當以說文爲律度。著其信善。而匡其紕繆。如顧氏之作隸辨。予奪由心。無或翫法。方於小學有所補助。今人知隸書有正俗。不知古文亦有正俗。說之不當。與馬頭長人持十初無異也。或者謂許君後漢人耳。以後漢人之說。是非周代舊文。疑於以今衡古。是則不然。形有保氏六書之法。聲有三百篇之韻。且說文所錄獨體之字。與其稱古文作某者。合之尙得六七百字。悉可比例而知。今亦遵修舊文而已。非竟以許君作倉頡觀也。近世好言古文。往往繆戾。由其道。非徒于小學無補。具爲小學之蠹賊焉。足下篤於雅故者。亦有意於是乎。

黃季剛上餘杭先生書

竊謂以易殊體。浸成奇字。大氏不出省變二塗。然必不省不變者尙存。始有可說。故革字若亡。即革字不可說。弟字若亡。即弟字不可說。其或省變之祗雖亡。而仍能說者。則必師訓相傳。確可信據。故家從緘省。宥從礪省。自非博考。寧非武斷。此外則古文有存其形而終不能說其爲何字者。今所見古器物文多此類。有知其爲何字而終不能說其形聲者。故許書每言古文某如此。云古文某者。從師讀而知之。三體石經古文亦類是矣。云如此

者。往往不知所以下筆。其所從既不可說。故以疑辭了之。或並不言如此。又不說所從。亦準闕疑之例。昔徐鼎臣錄篆文筆蹟小異諸字。其意實本許書所云某字從古文之體。既有此例。而後知古之爲字。有筆意可說。與筆勢從變二科。顏之推云。學者不觀說文。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義。此但就筆意言。未足以馭筆勢之變也。夫上丁二文。即作二一。尚爲可說。變爲上下。則旁二注無可說矣。一貫三爲王。象三玉之連。及其貫爲玉。以二字相溷。推王之中畫。近上以爲別。則無意矣。李陽休說無據不悉筆勢有變。而一點一畫求之。必至於妄說。近世鐘鼎之家。免於妄者少矣。許君言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侃竊願竺守斯言。尚願先生更進而教之。

指南針攷

近世羅盤之制。以慈石作針。定子午。謂之指南針。航海者賴之。西人謂自中國往也。當羅盤未作時。於古有指南車。鬼谷子稱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還恐迷路。周官因作指南車以送之。洪範五行傳曰。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覺矣。齊桓公中才矣。得指南車而悟。失之則惑。管仲。桓公指南車也。御覽指南車部引鬼谷作於周末。洪範五行傳成於西漢。自是時已有指南車之稱。則必已有其物矣。然鬼谷云。周公所作。則殊未諦。蓋周禮成於周公。考工記復在其後。

記稱匠人建國。爲規識日出之景。畫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則是時未有指南之器也。據考工稱秦無盧。則其書當作於東周。是時指南針猶未就。逮鬼谷在七國時已有其器。是當起於春秋戰國間也。然偶有作者。其傳未廣。魏書馬鈞傳稱馬先生與高堂隆秦朗爭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之。指南車成。杜引同上。亦見魏志。杜變傳注引傅子。至晉鹵簿令稱指南車駕四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巾幘緋衫大口袴。引同上。則用於朝廷以爲儀器矣。而崔鴻後趙錄稱尙方令解飛機巧若神。造指南車就賜爵關內侯。引同上。則百年之中傳其術者已多矣。蓋指南針必用慈石。周秦間諸子多言慈石取鐵。顧未嘗言其指南。則知是時偶有識者。始知用之。他人猶不喻也。至馬鈞作車既成。相距百年。而解飛又作。是必慈石指南之說已傳於世人也。其後以作車不便。更作羅盤。然推其名可見者。實自鬼谷始。推其成器備用。實自馬鈞始。

銅器鐵器變遷攷

今所見古人利器。大抵以銅爲之。春秋僖十八年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解。古者以銅爲兵。學者因謂經傳所述利器皆銅也。按記中庸言白刃可蹈。莊子言王脫白刃待之。惟剛鐵故色白。若純銅則色當赤。周東序所陳

赤刀。蓋太古之器。於周時已不任也。若鑰石。今之黃銅以銅錫相合。則色當黃。武王所杖黃鉞。亦祇以爲儀杖也。實用者必以白刃。而白則表剛鐵之色。是豈銅爲之乎。顧說者猶謂春秋以後始有白刃。前此蓋無不用銅者。依攷工記。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罇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其言金齊。金與錫相糅爲之。則金自指銅言。然此諸器。惟鑿燧必用銅錫。鐘鼎亦宜以銅爲之。矢鏃直往。所任在鋒不在鏢。戈戟爲鉤兵。不以懸斫。故用銅。不憂其無任。而鄭注矢人。悉謂其鏃用鐵。則與本記已異。若斧斤則以斬木。或以斬人。大刃刀劍之屬。亦有懸斫破堅二用。此必不得用銅者。呂覽別類篇曰。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此謂赤銅體軟。雜錫爲鑰。始不屈曲。非曰金錫合則剛。鏢銛利也。又說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黃所以爲物。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此亦但以完久不敝爲良。而終不可施於懸斫。夫器之華樸。古今之異也。器必有用。而銅鐵或任或不任。古今無以異也。其斧斤大刃而不任用。造之將何爲。意者攷工言斧斤通指將帥所仗之鉞。樂舞所操之戚。其言大刃。亦但及佩帶爲容者。皆儀杖之具。而非取斫斷裁割之用邪。

其以爲實用者。是必以剛鐵爲之。或疑生鐵易化。銅稍難化。而熟鐵剛鐵非周初粗工所能鍊。生鐵不可以作利器。故且以銅爲之。然按禹貢。梁州厥貢鏐鐵。銀鏐。磬磬。說文及鄭氏注。皆謂剛鐵可以刻鏐。故謂之鏐。是則鐵爲生鐵。鏐爲剛鐵。禹時已有之。獨於周世失其傳邪。依司馬法。夏執玄鉞。殷執白鉞。周左執黃鉞。右秉白旄。由采色以徵其質。則黃鉞者銅爲之。玄鉞者以熟鐵爲體。而銜剛。白鉞者通體以剛鐵爲之。夏尙忠。殷尙質。儀杖與實用不異。周尙文。儀杖與實用始離矣。逸周書克殷解。帝辛自燔。武王斬之以黃鉞。二女縊。武王斬之以玄鉞。由今推校。自縊者骨肉如故。非鐵鉞不可斬。自燔者肉枯而骨銷。其質浮疏。故儀杖之銅鉞亦得斬焉。世之自燔者固少有。則知儀杖以外不得無鐵鉞明矣。其他斧斤大刃鑽鑿諸器。復以餘事明之。攷工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此皆裁革爲札者。而於禮服有韋弁革帶。於駕被有鞵鞞鞅。靡不以革爲之。夫裁革之刀。於諸刃爲最利。非剛鐵不可作。若謂周初祇有銅刃。是諸革器者。又何以就焉。春官典瑞有桓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此皆彫玉以成象者也。又有瑑圭。璋。璧。琮。亦皆瑑爲圻鄂者也。此非以鐵器錐鑿必不可就。彼銅其能勝之乎。秋官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司刑。刑罪五百。注曰。斬以鐵鉞。殺以刀刃。刖斷足也。此皆截斷骨節。非銅斧銅刃所能也。若夫虞人伐木。匠人治材。是必前乎周而有之。攷工記言。

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自宮室始就。已備棟柱。喪禮粗成。必有棺槨。瓦棺蓋助而虞書言禹乘四載。則是時已有舟車。縱令剝木爲俞。椎輪作駕。亦必有伐木治材之事在其先。是諸木質能以銅斧斲之。銅鋸解之乎。由此觀之。古之有熟鐵剛鐵也久矣。傳記言鐵之用者。莫詳於管子。海王篇。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軛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詳管子本旨。欲藉稅於鐵。以足國用。而因計鐵器之需。則知是諸鐵器必成於管子前矣。顧或者曰。耒耜本以熟鐵最劣者爲之。斤鋸雖淬之成廉。非務於至精者。女子裁衣則用剪刀。其本不妨用熟鐵。其口乃以剛鐵爲之。所需剛鐵猶至少。故其他不必備也。余按今之冶者。先以鐵礦鎔爲生鐵。次以土釜炒之。漸去其滓。椎段以爲熟鐵。乃以熾炭然之。以椎段之。如是五次。重百者爲五十。然後可以作刀以給庖人。如是八次。重百者爲二十五。然後可以爲良刀劍。凡以熟鐵爲器。有小鑪則段。有大鑪則鑄。鑄者不如段者堅。刀劍旣成。必淬之以水以出剛。淬道有良楛。適水火之齊則刀劍良。不適其齊則刀劍楛。其工至煩重。古之良冶。隱匿學技。而不肯授之他族。是以冶人至寡。所治纔供鞞人玉人匠人刑人之用。若夫兵器。則布在行伍。所需衆矣。小國一軍。猶萬二千五百人。千八百國則其器當二三千萬。剛鐵

必不足以徧給也。而以生鐵擊刺。則有芒刃頓挫之患。以熟鐵粗而不淬者擊刺。則有銅鈍不入之慮。不得不以銅承之。銅器懸斫。其口無有不卷者。是故攷工說兵車六等。司馬法述長兵短兵。無過矛與戈戟。而刀劍在所不用。以刀劍非銅所任。矛爲刺兵。戈戟爲鈎兵。矛之用在直刺。戈之用在橫戾。與陵虛斬斫者有異。則可以銅任之也。且已能以鋼鐵作刀。而不能直以作戈矛。已能以此裁革爲甲。而不能以浴鐵爲鎧。則良冶少剛鐵乏之故也。若自兵器而外。所需既少。何惜於剛鐵而不用邪。管子之時與周初又稍異。雖兵器亦始以剛鐵爲之。齊語曰。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副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夫以劍試馬。即漢時所謂斬馬劍也。此非剛鐵至利者不能斷。而鑄戟與劍同齊。是管子始以剛鐵爲戟也。斤鉏之屬。海王篇已言用鐵。然則美金即剛鐵。惡金即熟鐵。與剛鐵之不精者也。自管子以剛鐵鑄戟。而晉亦因之。春秋文二年傳。晉襄公使萊駒以戈斬囚。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古者戈爲鈎兵。不任斬斫。晉乃用以斬人。則必易銅爲鐵亦明矣。他如魏絳用鉞以戮揚干之僕。楚靈王以斧鉞負慶封。因速殺之。斧鉞之用剛鐵。則固可知也。春秋之末。剛鐵鑄劍。其術愈精。而良工多起於吳越。莊子所謂干越之劍。漢時所謂歐刀。皆謂越人歐冶子所鑄者也。據越絕書。龍淵太阿工布三劍者。則歐冶子干將取茨山鐵英。

爲之。吳越春秋。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流。于是斷髮揃指。投之鑪中。金鐵乃濡。此皆以鐵爲劍者也。然其言純鉤。則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澗而出銅。其言湛盧。則謂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苟如是。則純鉤不過佩帶之劍。湛盧以四金糅成。必不得爲名器。是蓋傳之者誤爾。荀子強國篇。利范正。金錫美。工治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剝脫之。砥厲之。則蓋盤。蓋。勿牛馬。忽然耳。此又以莫邪爲銅錫所成。果若。安得蓋盤。孟刎牛馬哉。此亦大儒不審之言。其時吳越既有良劍。中原亦多以劍爲兵器。春秋昭二十一年傳。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此即今之衝鋒。以肉薄取勝者也。劍可以入軍。則爲剛鐵所造可知。其視之亦不甚珍貴矣。及墨子備穴篇。有鐵鈇鐵鉤鉅。鈇與斧斤同類。鉤鉅則墨子新爲之。蓋中原治鐵者益多矣。下逮亡國。鐵劍之用彌廣。雖刺兵鉤兵亦漸無用銅者。秦昭王言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蘇秦說韓王言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鄆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索隱引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則鐵劍已爲軍中常用也。荀子議兵曰。楚人宛鉅鐵鉞。慘如蠶蠶。鉞即矛之異稱。合諸蘇秦所言韓之劍戟。是刺兵鉤兵亦已不用銅也。綜觀變遷之迹。則農具之用熟鐵。裁革刻玉行刑之用剛鐵。自古以然。周初已取剛鐵爲斧鉞。刀劍而數少不能布於行伍。行伍所用矛戈戟。皆銅質。管子有試馬之劍。劍已漸爲軍用。而戈戟

亦始以鐵鑄。七國以後。凡兵器。無有用銅者矣。安可以周初兵器用銅而謂斧鉞刀劍皆然哉。且左氏稱虞叔有寶劍。虞公求之。穀梁氏稱孟勞者魯之寶刀。太史公稱伍胥解劍以與漁父。曰此劍直百金。是皆春秋時事也。夫唯鑄以剛鐵。或以段工萬辟千灌成之。然後謂之寶。然後足以當白金。古者言一金。周以斤數。秦以溢數。其直皆萬錢。白金則直錢千緡矣。若徒一銅劍也。上制之劍。其重九銖。爲三斤十二兩。不當二銖之鉞千枚。其可以直百金邪。若然。今世而見古刀劍。皆以銅爲之者。是或佩帶爲容儀。或殉葬之明器。必非施於實用者也。且漢時不以銅爲利器。其事至明。然今所見漢劍亦銅質。非容儀與明器。將安用之。古之鐵刀劍。今無一存者。此以鐵易繡潰。不能久存。雖幸存。其款識漫汗不可的知。故若徒據所見古器以爲準。豈特周時無鐵刀劍。雖漢晉亦未之有也。

伯夷叔齊種族考

魏志及裴松之所引魏書稱烏丸鮮卑。耶古之東胡。而扶餘高句麗東沃沮挹婁濊貉三韓。則稱東夷。大抵自遼水以東。東越粟末。南逾馬訾。爲東夷。昔所謂貉。唐以來所謂高麗女真。皆一族也。自黑龍江西部南及遼水之源。逾遼而西爲東胡。其後分爲烏丸鮮卑。在遼西者。古謂之山戎。韋昭解齊語。以山戎爲今之鮮卑。此一族也。清時水平所屬盧龍遷安灤昌黎。

撫寧臨榆及錦州所屬錦寧遠。于漢時皆屬遼。西盧龍則漢之肥如。遷安則漢之令支。齊語桓公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是即鮮卑之近中國者。至後漢遷徙漸遠。而徒河。即錦寧遠隸遼東屬國都尉。是必鮮卑居之。及魏晉間。則慕容氏以興。今自黑龍江西部南至開原。皆有錫伯人。錫伯即鮮卑轉語。其語言與女真種族自畧滿洲者有異。此東胡與貉之分。乃及唐時柳城雜胡。安祿山李光弼皆其種明時兀良哈三衛。皆山戎鮮卑遺種。而烏丸浸微矣。伯夷叔齊者。莊子讓王篇以爲處於孤竹。太史列傳以爲孤竹君之二子。史記索隱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曰。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二說雖小殊。然令支即今遷安。南去盧龍亦不過四十里。于周時未必分。以桓公伐山戎。斬孤竹觀之。則夷齊爲山戎種。所謂鮮卑大人者是。其姓墨胎。亦虜姓。非漢姓也。其後所隱首陽。史記正義引說文首陽山在遼西。而曹大家謂在隴西。馬融謂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曹馬蓋以首陽亦稱西山。故置之中國西部。不悟是時天下宗周。夷齊欲與中國遠。則當退于蠻夷絕域。若隴西近隸雍州。爲周畿內。河東蒲坂與雍州亦祇隔河。非避周之地。惟說文指言遼西者。此正夷齊故國。而周初定中原。其威力尙未能東被。隱于是爲宜。今盧龍東南二十五里有陽山。即古首陽。孤竹在盧龍西十五里。是首陽本孤竹所轄。稱西山者。

蓋以東對碣石。

碣石在昌黎縣時尙未沒于海

則謂之西。非九州之西也。所謂采薇而食之者。毛詩艸木疏

謂薇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似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即今之野豌豆苗。古者豌豆

無專名。則葉與實皆得名薇。按管子稱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春秋齊侯來獻

戎捷。穀梁傳亦舉戎菽爲說。釋艸戎菽謂之荏菽。舍人樊光李巡郭璞皆以爲胡豆。此即今

之豌豆。詩鄭箋乃以此爲大豆。驗今遼河兩岸大豆爲天下最。中原雖先有荏菽。然種不如

山戎之美。故齊桓因而布之。鄭說似近。以夷齊采薇相稽。說爲胡豆者亦近。大抵戎人名穀。

不如中土之能分辨。大豆胡豆或通以戎菽爲稱爾。夷齊在山戎。不食大豆但食豌豆者。據

漢律歷志引武成篇。武王殺紂在三月。逸周書世俘解武王成辟在四月。成辟即所謂天下

宗周。時則夏正二月也。夷齊自是避之首陽。道途回遠。非一二月不至。至則在夏正四月。是

時豌豆方成。而大豆猶未成莢。故就取豌豆食之。及秋大豆已穫。何必不食大豆耶。世傳夷

齊食薇三年。顏色不壞。寧知薇非四時所有。焉得常服以盡三年也。夷齊不食周粟者。謂不

食周室養老之餼。非謂率土之毛出于民力者悉當厭而吐之。徒以東胡無米。

三國志引魏書烏丸俗以

四節耕種。地宜青稞。東牆米常仰中國。鮮卑習俗與烏丸同。

獨饒產豆。故就所有者爲食。必不偏取豌豆而棄大豆也。其

稱餓者。夷齊就周養老。常得肉食。鮮卑戎人又素以飲酪食肉爲主。比其歸時。年老不任弋

獵。胡俗賤老。

三國志注引魏書烏丸俗。老鮮卑習俗與烏丸同。

亦無以肉相餉者。乍食植物。則歎然如餒耳。借令今

人得豆類為常食。首夏食豌豆。長夏食豨蠹。秋食大豆。大豆堅實。又可熏暴以備冬春之需。

其味豐腴甘美。視稻麥或不逮。視黍稷乃遠勝之。何餓之有焉。其言餓且死者。夷齊老矣。雖

日食芻豢亦自斃。後人欲高其節。故以餓死連言。終之非如龔勝之所為也。夷齊鮮卑人。武

王與紂皆非其主。與龔勝為漢臣者異撰。直由素性廉讓。不直武王所為。故走而避之。孟子

所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據三國志注引

魏書烏丸鮮卑皆髡禿以為輕便。毛毳為衣。伯夷鮮卑人。實未嘗朝衣朝冠。孟子特舉此為喻耳。

斯伯夷之旨也。太史以伯夷與許由同論。周

末如陳仲輩皆聞其風而悅之。此皆非有亡國之痛。直以清風絮行。蟬蛻貪濁之表而已矣。

凡種類不同。禮俗素異之人。有能化及中原。永為世範者。自釋迦以前。未有過于伯夷者也。

張仲景事狀攷

林億傷寒論序引甘伯宗名醫錄。張仲景名機。南陽人。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

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過其師。

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二引何顥別傳。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後

將為良醫。卒如其言。顥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

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贊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皇甫謐甲乙經序。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數十卷。用之多驗。抱朴子至理篇。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案何顓在後漢書黨錮傳。南陽襄鄉人。別傳言同郡張仲景。則名醫錄稱仲景南陽人信矣。顓于郭泰賈彪爲後進。而能先識曹操荀彧。仲景與操彧殆行輩相若者也。顓別傳載王仲宣年與甲乙經序不同。尋魏志王粲傳。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然則甲乙經序稱年四十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視何顓別傳爲得實。仲宣終于建安二十二年。前二十年遇仲景時。則建安二年也。魏志。粲年十七。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仲景生南陽。仕爲長沙太守。南陽長沙皆荊州部。故得與仲宣相遇。然據劉表傳及英雄記。長沙太守南陽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桓

楷傳。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長沙太守張羨舉長沙及旁三郡拒表。則是建安四五年間事也。羨死。懌繼。父子據有長沙。是時仲景不得爲其太守。意者仲景先在荆州與仲宣同依表。表既并懌。仲景始以表命官其地。宜在建安七年後矣。南陽張氏自廷尉釋之以來。世爲甲族。故廣韻列張氏十四望。南陽次於清河。仲景自序言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則其支裔小小者耳。伯祖仲景羨懌皆同望。其親疏不可知。然觀桓階說羨叛表。城陷自匿。表尙辟爲從事祭酒。則于仲景固不忌也。何顛嘗與王允謀誅董卓。未遂而卒。計卒時未篤老。仲景則爲其所獎進者。自序稱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則傷寒論成于建安八九年。上與何顛同時與操或相校。其時不過中身也。王冰素問序言。魏有張公華公。則知荆州降後。仲景亦入中原矣。抱朴稱仲景穿胸以納赤餅。其絕技乃與元化相類。而法不傳。魏晉間人多以元化仲景並稱。其術之工相似也。計元化長於仲景蓋數十歲。何以明之。魏志華佗傳。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爲太祖所收。荀彧請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後愛子倉舒病。乃悔之。倉舒即鄧哀王沖。卒於建安十三年。元化死復在其前。而年且近百歲。其視仲景蓋四十年以長。然兩人始終無會聚事。穿胸之術亦不自元化得之。抱朴至理篇。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此則倉公已有刳治之術。仲

景元化蓋並得其傳者也。元化臨死。出其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孫奇以爲即金匱要略。亦無據。尋抱朴雜應篇。余見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明元化書亦稱金匱。奇乃談以仲景相傳耳。仲景處荊州。元化譙人。蹤迹多在彭城廣陵間。年齒又相去遠。仲景歸魏。當在建安十三年。劉琮以荊州降時。時元化已死。故兩人終身不相遇。且甲乙經序稱華佗性惡矜技。焉肯謂佗人書能活人也。仲景在後漢書三國志皆無傳。史通人物篇曰。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書廣列諸傳。遺此不編。今謂仲景事何顛。依劉表。交王粲。所與遊皆名士。疑其言行可稱者衆。不徒以醫術著也。言時才重於許洛。即謂劉琮納土以後。仲景在魏也。建安十三年。歲在戊子。而劉琮以荊州降。至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歲在庚辰。而高貴鄉公遇弒。甲乙經成于甘露中。已稱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則相距五十年爾。

雜說三篇

說龍

龍之爲物。以前代傳之過神。遂爲人所不信。近湘潭王氏說易。謂馬八尺以上爲龍。易所言

龍皆馬也。若然。所謂潛龍躍淵。飛龍在天者。則不可通。且古書亦數以龍蛇並稱。非專指馬八尺以上者明矣。左氏記蔡墨言。古者畜龍。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此則龍亦常物。所謂能幽能明。能巨能細。能短能長者。無有也。古書所載瑞應。容多附會。若左氏載龍鬥涸淵。子產弗禳。魏志高貴鄉公紀。甘露二年。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井中。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述高貴鄉公言。龍者君德。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此皆詳述變異。宜不爲誣造者。按漢書東方朔傳。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官即蜥蜴。是則龍形與蜥蜴同。今俗謂蜥蜴爲潛龍。亦曰地龍。南洋羣島有蜥蜴。躍起數尺。俗即謂之飛龍。此亦積古相傳之義。其大者曰鼉鱷。並似蜥蜴。鼉出大江中流。而鱷生於南海。其形正同。然則鼉鱷即龍屬矣。說文。蛟龍之屬也。武帝紀。元封五年。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縱陽而出。縱陽則今桐城是。今江道自九江而下。牛渚而上。兩岸時患蛟水。然亦未有言蛟狀者。惟鼉至多。往往被生得。俗稱豬婆龍。依本草陳藏器說。鼉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江岸。是蛟水則鼉攻隄岸爲之。稽以漢武射蛟之地。言射蛟者。實射鼉耳。神農本草有鮫魚甲。別錄云。生南海池澤。陶隱居云。鮫即鼉也。陳藏器按鼉性嗜睡。形如龍。

此物靈強。既是龍類。應去其魚。以此證之。鼉與龍亦小別耳。東方朔雖言龍有角。然依廣雅釋魚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字即鱗龍無角曰純龍。是龍無角者甚衆。純即鱗字。古音無舌上。呼鱗止無鼉同。一轉由舌頭變舌上爲豬婆反。再轉由歌變支爲恥支反。而俗猶存豬婆之音。春秋傳以鱗與魅並言。陶隱居亦說鼉能爲魅。語雖無稽。明自古知鼉即鱗矣。鼉鱘亦同物。以生江海之異。隨地而立名。別錄所謂生南海池澤者。即今之鱘。鱘上陸能與師子鬥。此南洲人所恆見。與藏器言能攻江岸者其力亦相若。是故鼉鱗字異而名同。鼉鱘名異而物同。鼉蛟物有小別而類同。是數者皆龍矣。其一種有角者。此猶吳羊無角。山羊有角。其爲羊則一也。奚足異焉。昔遠西人未至南洲時。馬來人不習射擊。能持咒捕鱘。先以二人躍入海內。鱘魚來。一人當其前與鬥。一人即騰上鱘魚背。以布纏其項至口。爲五六匝。結之。鱘力在尾。纏其頭則尾不掉。於是持布爲轡。跨之而出。度古所謂御龍者亦是術也。若韓非云龍之爲蟲可狎而騎。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殺人。今鱘魚項下正有逆鱗。而馬來人纏市者不避。則韓非未之知也。

說鵬鯤

說文。朋鵬鳳本同字。莊子逍遙游。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斯固寄言無實。

宋至對楚王問。鳥有鳳而魚有鯤。道其飛躍。與莊子語相類。當時鵬鳳固不別也。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釋鳥。爰居雜懸。樊光云似鳳皇。司馬彪莊子注。爰居舉頭高八尺。然則鳳之大亦不過是。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七年有五鳳皇見於郟縣。注引東觀記。鳳高八尺。正與爰居同。京房易傳謂鳳皇高丈二。則視爰居爲大。郭璞注釋鳥。謂鳳高六尺許。乃反小於爰居。要之言八尺者。目擊之言。爲得其中。爰居似鳳而爲海鳥。說文言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是亦指東海也。說文又云。五方神鳥。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肅爽。北方幽昌。中央鳳皇。春秋傳。唐成公有兩肅爽鳥。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此則大雁與鳳爲比。頸如駿馬。依此可以得鳳之形。郭璞云。漢元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亦其類也。鳳以高飛爲材。故諸文采之鳥莫能比。肅爽爰居亦相似。若漢時條支所獻馬爵。今所謂駝鳥者。此雖具馬之形。力弱不能高舉。與鳳肅爽爰居皆異矣。又釋典有金翅鳥王。妄者以大鵬附之。彼自鷲類。能高飛而性殘戾。與鳳大殊。今川東至湖北鄖陽亦有大鳥。夜出攫食小犢。土人輒以大鵬呼之。不知其爲鷲也。鯤之字。說文作鰓。齊風其魚魴鰓。傳曰。鰓。大魚也。詩以鰓與魴鱣並稱。是亦常魚。顧古者鳳鰓連舉。說文言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無字。許氏所據爲漢書宣帝紀。紀稱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

京師羣鳥從以萬數。此當時目驗也。而鰥字乃獨引伸爲鰥寡義。與朋黨正相反。以今所見魚之大者莫如鯨。然非近海所有。江中所有者大莫如鱣。俗謂之尋黃魚。近海所有者大莫如沙。古謂之鮫。亦謂之鰈。釋魚鱣是鰈。郭璞以爲鰈屬。大者長丈餘。胎生。今沙魚亦胎生。自遼海以訖粵海皆有之。海濱人言沙魚無陰陽之交。以目對視爲交。疑古所謂鰥者亦即沙魚。以其交不由形體。故引申爲無妻。釋名說鰥字從魚。目恆不閉。亦由對視轉其義也。舉斯以校。鵬高不過八尺。鯤長不過丈餘。以朋黨與鰥寡相反。故古者連類而言。莊生宋玉張之。則侈言無驗矣。

問曰。釋魚鯤魚子。而莊生宋玉以爲大魚。詩傳說鰥爲大魚。鄭箋又以爲魚子。若是其戾者何也。答曰。凡動植物之名。一字往往異義。即以魚類言之。詩傳云鯨鯨也。此爲吹沙小魚。長僅數寸。而說文云魛魚出樂浪潘國。乃正今所謂沙魚。釋魚鯉鱣。毛公舍人許氏並以鱣即鯉魚。此即三十六鱗者。而陸璣郭璞則云鱣身形似龍。縱廣四五尺。長二三丈。此又今所謂尋皇魚。後漢書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即以鱣爲鱣。說文鱣魚名。皮可爲鼓。則又以鱣爲鼉。其字即同。其物大小殊絕。至是。然則鯢鰥之義。或爲魚子。或爲大魚。未足怪也。

說鬼

說文。鬼人所歸爲鬼。從儿。由象鬼頭。鬼陰氣殘害。故從人。由鬼頭也。象形。按鬼頭非人所能見。且禺爲母猴屬。而禺頭與鬼頭同。今所見猴亦衆矣。以爲其頭似鬼。則人所必不信。畏字鬼頭而虎爪。世亦未見其形也。余以爲鬼頭既有形。初造字時必不謂是死者之靈。以聲求之。鬼與夔正相似。說文夔即魑也。魑耗鬼也。東京賦曰。殘夔魑與罔象。夫以耗鬼爲夔。則鬼爲生物可知。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韋解。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罔兩山精。效人聲而迷惑人。若然。夔面似人。其身似猴。是亦猴之屬。其能言則與猩猩相似也。禺頭似鬼。正謂與夔頭同。夔與罔兩同類。能迷惑人。故從人。史記秦始皇本紀。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楚辭有山鬼篇。素未知山鬼何物。讀杜甫有懷鄭十八司戶詩。言山鬼獨一脚。乃知山鬼即夔。杜時蓋猶見古訓。楚辭稱山鬼窈窕慕人。含睇宜笑。正與罔兩迷惑人等。由此諸證。則知造鬼字時殆即夔之或字。其後以死者之靈不可言狀。乃因怪物之名以命之。魂魄諸字。則字義引申後所從出。古文又有禠字。則特爲死者之靈製文。要於鬼之初義無與也。山繅爲物。今貴州四川皆有之。聲如小兒。其足迹亦似人。民呼曰小神子。甚畏憚焉。誠所謂木石之怪者。古謂夔一足。或如鶴有兩脛。常縮其一。非真一足也。更以說文鬼部之字證之。魑爲老精物。從彡。象鬼毛。魑爲鬼服。彪罔生物。是以得有毛。魑之爲鬼服者。則

楚辭所謂披薜荔帶女蘿者非死者之靈甚明。凡人年老則智勝而黠。物亦如之。老精物者蓋非生而能然。山繅之初生亦常猴而已矣。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其是之謂歟。

救學弊論

士先志。不足以啓其志者。勿教焉可也。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足以致高明。光大者。勿學焉可也。末世綴學。不能使人人有志。然猶什而得一。及今則亡。諸學子之躁動者。以他人主使故然。非有特立獨行如陳東歐陽澈者也。且學者皆趣側詭之道。內不充實。而外頗有謏聞。求其以序進者則無有。所謂高明光大者。亦殆於絕迹矣。

凡學先以識字。次以記誦。終以攷辨。其步驟然也。今之學者能攷辨者不皆能記誦。能記誦者不皆能識字。所謂無源之水。得盛雨爲潢潦。其不可恃甚明。然亦不能盡責也。識字者古之小學。晚世雖大學或不知。此在宋時已然。以三代之學明人倫。則謂教字從孝。以易之四德元合於仁。則謂元亦從人從二。此又何責於今之人邪。若夫記誦之衰。仍世而益甚。則趣捷欲速爲之。蓋學問不期於廣博。要以能讀常見書爲務。宋人爲學。自少習羣經外。即誦荀揚老莊之書。自明至清初。雖盛稱理學經學者。或於此未悉矣。明徐階爲叢豹弟子。自以爲

文成再傳。亦讀書爲古文辭。非拘於王學者。然陳繼儒見聞錄載其事。曰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揚子法言。公即於臺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是明之大儒未涉法言也。清胡渭與閻若璩齊名。於易知河洛先天之妄。於書明辨古今水道。卓然成家。然尙書蔡沈傳有云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胡氏以爲文義不通。不悟殂落而死語亦見法言。且揚子於元后誅亦云殂落而崩。以此知法言非有誤字。必以文義不通爲詬。咎亦在揚子。不在蔡沈矣。是清初大儒未涉法言也。夫以宋世佔畢之士所知。而明清大儒或不識。此可謂不讀常見書矣。自惠戴而下。誦覽始精。有不記必審求之。然後諸攷辨者無記誦脫失之過。顧自諸樸學外。粗略者尙時有。章學誠標舉文史校讎諸義。陵厲無前。然於漢藝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誤仍爲趙公子勝。於是發抒狂語。謂游食者依附爲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爲校讎之學邪。是亦可謂不讀常見書者矣。如右所列。皆廢其坦途。不以序進。失高明光大之道。然今之學者。又不必以是責也。吾嘗在京師。聞高等師範有地理師。見日本人書嚴州宋名睦州。因記方臘作亂事。其人誤以方臘爲地名。遂比附希臘焉。而大學諸生有問朱元晦是否廣東人者。有問段氏說文注是否段祺瑞作者。此皆七八年前事。不

知今日當稍進邪。抑轉劣於前邪。近在上海聞有中學校員問其弟子者。初云孟子何代人。答言漢人。或言唐宋明清人者殆半。次問何謂五常。又次問何謂五穀。則不能得者三分居二。中學弟子既然。懼大學過此亦無幾矣。然余觀大學諸師。學問往往有成就者。其弟子高材勤業。亦或能傳其學。顧以不及格者爲衆。所乃惡制陋習使然。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講義。習之陋者。積年既滿。無不與以卒業證書。與往時歲貢生等。故學者雖惰廢。不以試不中程爲患。學則如此。雖仲尼子輿爲之師。亦不能使其博學詳說也。夫學之奔鄙。無害於心術。且陋者亦可轉爲嫻也。適有佻巧之師。妄論諸子。冀以奇勝其儕偶。學者波靡。舍難而就易。持奇詭以文淺陋。於是圖書雖備。視若廢紙。而反以辨麗有稱於時。師以是授弟子。是謂誣徒。弟子以是爲學。是謂欺世。斯去高光大之風遠矣。其下者或以小說傳奇爲教導。人以淫僻。誘人以傾險。猶曰足以改良社會。乃適得其反耳。苟徵之以實。校之以所知之多寡。有能讀三字經者。必堪爲文學士。有能記鮑東里史鑑節要便讀者。則比於景星出黃河清矣。

老氏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夫學者之循大道亦易矣。始驅之於側詭之徑者。其翁同和潘祖蔭邪。二子以膏梁餘蔭。入翰林爲達官。其中實無有翁喜談公羊。而忘其他經史。潘好銅

器款識。而排說文。蓋經史當博習。而說文有檢柙。不可以虛言僞辭說也。以二千常路。能富貴人。新進附之如蟻。遂悍然自名爲漢學宗。其流漸盛。康有爲起。又益加厲。謂羣經皆新莽妄改。謂諸史爲二十四部家譜。既而改設學校。經史於是乎爲廢書。轉益無賴。乃以墨子經說欺人。後之爲是。亦誠翁潘所不意。要之始禍者必翁潘也。他且勿問。正以漢學言之。漢人不盡能博習。然約之則以論語孝經爲主。未聞以公羊爲主也。始教兒童皆用倉頡篇。其後雖廢。亦習當時隸書。如近代之誦千字文然。未聞以銅器款識爲教也。蓋爲約之道。期於平易近人。不期於弔詭遠人。今旣不能淹貫羣籍。而又以論語孝經千字文爲盡人所知。不足以爲名高。於是務爲恢詭。居之不疑。異乎吾所聞之漢學也。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爲文學之宗。患人不能博習羣經。或博習而不能見諸躬行。於是專取四事爲主。漢世蓋猶用其術。降及明代。王汝止爲王門高弟。常稱見龍在田。其實於諸經未嘗窺也。然其所務在於躬行。其言學是學此樂。樂是樂此學者。爲能上窺孔顏微旨。借使其人獲用。亦足以開物成務。不必由講習得之。所謂操之至約。其用至博也。誠能如是。雖無識字記誦攷辨之功。何害。是故漢宋雖異門。以漢人之專習孝經論語者。與王氏之學相校。則亦非有殊趣也。徐階政事才雖高。躬行

不逮王門者舊遠甚。即不敢以王學文其畀陋之過。且在職在督學。督學之教人。正應使人讀常見書。己不能讀而諸生知之。於是痛自克責。是亦不失爲高明光大也。若翁潘之守公羊執銅器。其於躬行何如。今之東書不觀而以哲學墨辨相尙者。其於躬行復何如。前者既不得以漢學自飾。後者亦不得以王學自文。則謂之誑世盜名之術而已矣。是故高明光大之風。由翁潘始絕之也。

夫翁潘以奇詭眇小爲學。其弊也先使人狂。後使人陋。盡天下爲陋儒。亦猶盡天下爲帖括之士。而其害視帖括轉甚。則帖括之士不敢自矜。翁潘之末流敢自矜也。張之洞之持論。蹈乎大方。與翁潘不相中。然終之不能使人無陋。而又使人失其志。則何也。凡學者貴其攻苦食淡。然後能任艱難之事。而德操亦固。漢宋之學者皆然。明雖少異。然涉艱處困之事。文儒能坦然任之。其在言也。雖智略絕人。退則家無餘財。行其素而不以釣名。見於史傳者多矣。張之洞少而驕。羸弱冠爲勝保客。習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務爲豪舉。以其豪舉施於學子。必優其居處。厚其資用。其志固以勸人入學。不知適足以爲病也。自湖北始設學校。其後他省效之。講堂齋廡備極嚴麗。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學子家居無是也。僕從周備。起居便安。學子家居無是也。久之政府不能任其費。而更使其家任之。學子既以紛華變其血氣。

又求報償。如商人之責子母者。則趣於營利轉甚。其後學者益崇遠西之學。其師或自遠西歸。稱其宮室輿馬衣食之美。以導誘學子。學子慕之。惟恐不得當。則益與之俱化。以是爲學。雖學術有造。欲其歸處田野。則不能一日安己。自是惰游之士徧於都邑。唯祿利是務。惡衣惡食是恥。微特遺大投艱有所不可。即其稠處恆人之間。與齊民已截然成階級矣。向之父母妻子。猶是里巷翁媪與作苦之婦也。自以級階與之殊絕。則遺其尊親棄其伉儷者所在皆是。人紀之薄。實以學校居養移其氣體使然。觀今學者競言優秀。優秀者何。則失其勇氣。離其淳樸是已。雖然。吾所憂者不止於庸行。懼國性亦自此滅也。夫國無論文野。要能守其國性。則可以不殆。金與清皆自塞外勝中國者也。以好慕中國文化失其樸勁風。比及國亡。求遺種而不得焉。上溯元魏。其致亡之道亦然。蒙古起於沙漠。入主中夏。不便安其俗。言辭了戾。不能成漢語。觀元時詔旨可知。起居亦不與漢同化。其君每歲必出居上都。及爲明所覆。猶能還其沙漠。與明相爭。且三百年。清時蒙古已弱。而今喀爾喀猶獨立也。匈奴與中國並起。中行說告以勿慕漢俗。是故匈奴雖爲竇憲所逐。其遺種存者猶有突厥回紇橫於隋唐之間。其遷居秦海者則匈牙利至今不亡。若是者何也。元魏金清習於漢化。以其昔之人爲無聞知。後雖欲退處不毛。有所不能。匈奴蒙古則安其土俗自若也。夫此數者悉野而少文。保

其野則猶不滅。失其野則無噍類。是即中國之鑿矣。中國人治之節。吾所固有者。已至文物。用則比於遠西爲野。吾守其國性。可不斃也。今之學子慕遠西物用之美。大半已不能處田野。計中國之地。則田野多而都會少也。能處都會不能處田野。是學子已離於中國大部。以都會爲不足。又必實見遠西之俗行於中國然後快。此與元魏金清失其國性何異。天誘其衷。使遠西自相爭。瘡痍未起。置中國於度外耳。一日有事。則抗節死難之士。必非學子可知也。且夫儒者柔也。上世人民剛戾。始化以宗教。漸又化以學術。然後殺伐之氣始調。然其末至於柔弱。是何也。智識愈高。則志趣愈下。其消息必至於是也。善教者使智識與志趣相均。故不亟以增其智識爲務。中土諸書皆是也。今之教者。唯務揚其智識。而志趣則愈抑。以下。又重以歆慕遠西。墮其國性。與啖人以罌粟膏。醉人以哥羅方。無以異矣。推學者喪志之因。則張之洞優養士類爲之也。

吾論今之學校。先宜改制。且擇其學風最劣者。悉予罷遣。閉門五年。然後啓。冀舊染汚俗。悉已湔除。於是後來者始可教也。教之道。爲物質之學者。聽參用遠西書籍。唯不通漢文者。不得入。法科有治國際法者。亦任參以遠西書籍授之。若夫政治經濟。則無以是爲也。然今諸科之中。唯文科最爲猖披。非痛革舊制不可治。微特遠西之文。徒以繡其鞶。不足任用。

而已。雖所謂國學者亦當有所決擇焉。夫文辭華而鮮實。非賈傳陸公致遠之言。哲學精而無用。非明道定性象山立大之術。欲驟變之。則無其師。固不如已也。說經尙矣。然夫窮研訓故。推攷度制。非十年不能就。雖就或不能成德行。不足以發越志趣。必求如杜林盧植者以爲師。則又不可期於今之教員也。此則明練經文。粗習注義。若顏之推所爲者。亦可以止矣。欲省功而易進。多識而發志者。其唯史乎。其書雖廣。而文易知。其事雖煩。而賢人君子之事與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經典明白者。若周禮左氏內外傳。又可移冠史部。以見大原。昔段若儻欲移史記漢書通鑑爲經。今移周禮左氏爲史。其發一也。其所從入之途。則務於服學。不務耳學。爲師者亦得以餘暇攷其深淺也。如此則詭誕者不能假。慕外者無所附。頑懦之夫亦漸可以興矣。厥有廢業不治。積分不足者。必不與之卒業證書。其格宜嚴而不可使濫。則雖誘以罷課。必不聽矣。然今之文科。未嘗無歷史。以他務分之。以耳學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尙文辭而忽事實。蓋太史蘭臺之書。其文信美。其用則歸於實錄。此以文發其事。非以事發其文。繼二公爲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尙其辭而忽其事。是猶買珠者好其積也。二曰因疏陋而疑僞造。蓋以一人貫串數百年事。或以羣材輯治。不能相顧。其舛漏宜然。及故爲回隱者。則多於革除之際見之。非全書悉然也。史通曲筆之篇。通鑑攷異之作。已往往有所別裁。近代爲諸史攷異者。又

復多端。其略亦可見矣。今以一端小過。悉疑其僞。然則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爲僞也。三曰詳遠古而略近代。夫羲農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櫓。存而不論可也。尙書上起唐虞。下訖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闊。年月較略。或不可以質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爲啟事。墨子說甘誓以爲禹事。伏生太史公說金縢風雷之變爲周公薨後事。鄭康成說此爲周公居東事。如此之類。雖閉門思之十年。猶不能決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遷固以下。因之。雖有異說。必不容絕經如此矣。好其多異說者。而惡其少異說者。是所謂好畫鬼魅。惡圖犬馬也。不法後王而盛道久遠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審邊塞而遺內治。蓋中國之史。自爲中國。作非汎爲大地作。域外諸國與吾有和戰之事。則詳記之。偶通朝貢。則略記之。其他固不記也。今言漢史者。喜說條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詳鄂羅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觀其政治風教。雖往日亦隔絕焉。以餘暇攷此。固無害。若徒審其蹤迹所至。而不察其內政軍謀。何以致此。此外國之人之讀中國史。非中國人之自讀其史也。五曰重文學而輕政事。夫文章與風俗相係。固也。然尋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懷王不信讒。則離騷不作。漢武不求仙。則大人賦不獻。彼重文而輕政者。所謂不揣其本。求之於末已。且清談盛時。猶多禮法之士。詩歌盛時。猶

有經術之儒。其人雖不自襮於世。而當世必取則焉。故能持其風教。調之適中。今徒標揭三數文士。以爲一時士俗。皆由此數人持之。又舉一而廢百也。揚權五弊。則知昔人治史。尋其根株。今人治史。撫其枝葉。其所以致此者。以學校務於耳學。爲師者不可直說事狀以告人。是以遜而爲此。能除耳學之制。則五弊可息。而史可興也。吾所以致人於高光明大之域。使日進而有志者。不出此道。史學旣通。即有高材確士。欲大治經術。與明諸子精理之學者。則以別館處之。誠得其師。雖一二弟子亦爲設教。其有豪傑間出。懷德葆真。與宋明諸儒之道相接者。亦得令弟子赴其學會。此則以待殊特之士。而非非常教所與也。能行吾之說。百蠹千穿。悉可以使之完善。不能行吾之說。則不如效漢世之直授論語孝經。與近代之直授三字經史鑑節要便讀者。猶愈於今之教也。

論碑版法帖

清中世以後。論書者皆崇碑版而賤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轉傳摹。失其本真。而碑猶當時故物也。二曰閣帖題署。往往舛譌。爲黃伯思所駁。碑版歲月緣起。猶可質也。三曰晉末石刻。猶近分隸。法帖箸二王手筆。略無舊風。疑隋唐以下所僞作也。夫以王箸末學。貫穿古今。乃使章帝筆端。預啓千字。劉葛問對。易以手書。斯乃討論之失。不關傳刻之非。

但論字佳。不問誰手可也。若乃邊鄙之人。篤于守舊。都邑之士。巧于創新。是故羌胡廣武之碑。寧州寶子之石。書法敦樸。猶有漢遺。二王貴勝。則其爲書矯然獨異。旁及郗庾。靡不同茲。斯名士野人之分也。亦猶二謝作詩。率標新格。而鮑照寒素。猶似建安。推其所至。輿馬餐服。莫不皆異。豈徒札牘之間哉。二端疑難。似是實非。唯謂傳刻轉譌。最得綱要。然一二善書者。皆從法帖得津。次及碑版。則形神可以不離。其壹意石刻之士。持論則高。大氏得其形模。失其神采。是何也。石刻雖真。去時積遠。剝弊隨之。昔歐陽詢觀索靖碑。留之不去。斯由載祀未遙。鋒穎無失。故觀之足以會悟也。秦漢石刻。至今幾二千歲。唐碑至今亦千餘歲。其閒風雨所蝕。椎榻所鏝。至于刻淺字粗者。十有七八。則用筆之妙。不可盡見。觀醴泉銘。懷仁聖教序。輩其石至今未毀。而字畫斷爛。筆勢擁腫。豈復右軍率更之舊。又况其遠者乎。法帖自淳化以後。雖轉經傳刻。其失真猶未若是甚也。繹山碑摹自徐鉉。畫不甚粗。其祖本宜即棗木傳刻者。唐人已謂字肥失真。返觀琅邪石刻。至今猶存八十餘字。而汗漫肥腫。視繹山爲甚焉。夫繹山猶法帖。琅邪則真石也。衡其筆迹。誠有以相愈哉。又自晉而上。未有紙背鈎摹之技。所以仲將題榜。必緣梯繩。伯喈刻石。先自書丹。清代得王基斷碑。書成未刻。其徵愈明。晉書稱戴逵以雞卵汁洩白瓦屑作鄭玄碑。是乃以白代丹。書之于石。若有紙背鈎摹之術。則無

以是爲也。凡筆得丹則肥。縱不磨銛。其字畫已視墨書爲豐碩矣。今洛陽新出三體石經。及舊鄗君開通。襲余石刻。石經則小篆瘦勁。鄗君則悉如錐畫。此于書丹最爲難能。石門西狹二頌。點畫明審。猶勝鄗碑。然以石門之圓勁。方西狹之肥滯。其優劣不可同年而語矣。非徒筆勢有殊。其用丹亦有工拙也。以是爲量。漢碑有石未剝缺而字或失肥者。皆書丹不調所致。今者濡墨箸紙。豈得依是爲劑也。且書丹之術。立石而對書之。運筆自與紙素有異。凡懸腕虛掌之則。蹲鋒鋪鋒之用。大氏爲紙上說耳。立石對書。其石則橫。橫則腕力之赴筆。耑者易以失其節制。顧其勢猶完健。則風骨可知。使彼卓筆親紙。其輕矯當何如乎。惜自筆陳圖以來。未有爲書丹運筆之說者。孫虔禮張長史廣談筆法。亦竟于此闕然。意者古人悉能題壁。題壁有力。則書丹自易。今人題壁作書。力減平素。不可勝計。幸其多爲行押。猶可自蓋。令作真書。無有不躓。况于篆籀分隸之邈焉者乎。然則規摹碑版。非僞儻有識之士。心知其意者。則視摹法帖爲尤難。其必以淺深辨堅韌。以丹墨校肥瘦。以橫卓通運用。然後可與昔人競力耳。世之論碑版者。徵存缺于一字之內。分明暗于數畫之間。非不詳審。而大體不存焉。故差足以辨真僞。而不足以別妍蚩。自大興翁氏專求形似。體貌愈真。精采愈遠。筆無己出。見諂諸城。後之習者。筆益蹇劣。至乃模寫泐痕。增之字內。一畫分爲數起。一磔殊爲數段。猶

復上誣秦相。下詆右軍。則終爲事法帖者所誚已。

對漢閒話

昔人說致知格物者。皆博通墳籍之士。非於義支離。即於文顛倒。溫公以爲格拒物欲。最爲少病。乃亦近於枯槁。非大學之教也。秦州王汝止起自竈丁。讀書甚少。獨知知即知所先後之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斯義一出。遂成千古定論。非秦州之智獨過前人也。博學者記憶不專。故語在目前而有不省。寡學者終日相對惟此一編。故俛拾即是也。董遇云。書讀百徧而義自見。自古有載籍極博。而下筆不能成條理者。亦有寡學著書。反勝博學者。無他。前者失之鹵莽。後者得之讀百徧耳。若夫無而爲有。約而爲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離經辨志。不異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發露頭角矣。自爾以往。又當以愚自處。不過三年。昭然如披雲霧。見青天者。斯後智愚雜用。無所不可。余弟子中獨季剛深窺斯旨。

處官涉務。常苦無暇求學。然經記至言。所謂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涉務稍久。乃知爲不刊之典。其深造有過於讀書者矣。王文成稱知行合一。於此亦見一斑。

東原云。大國手門下。不能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反能出大國手。蓋前者倚師以爲

牆壁。後者勤於自求故也。然東原之門。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過其師者。蓋東原但開門徑。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門而入。始盡見宗廟百官耳。前世如張蒼門下有賈太傅。而貫長卿輩經術不過猶人。梁肅門下有韓退之。而籍湜輩文學去退之已遠。則真所謂二國手三國手門下能出大國手。大國手門下不能更出大國手也。

曩胡適之與家行嚴爭解墨經。未有所決。余嘗曉之曰。昔人治諸子多在治經後。蓋訓故事實。待之證明。不欲以空言臆決也。今人于文字音義多未昭皙。獨喜治諸子爲名高。宜其多不安隱矣。時有難者曰。郭象豈通經明小學者。而注莊子。後來莫及。公何未之思耶。余曰。郭氏專意玄言。自有傳授。則不藉通經明小學而得之。然大體雖得。義訓猶不免粗疏。今之治諸子者。本非專門。乃是從旁窺伺。如王懷祖與曲園先生皆是。然則微旨固難審知。而知者特文句耳。非得其訓故。稽其事實。何由說之。

今人謂文字不用於時者。即爲死字。不悟用與不用。亦無恆準。如說文犗。二歲牛。犖。三歲牛。犗。四歲牛。羣書未見有用者。而清時作蒙古律用之。又嘗憶少時。見有兩造爭地契。真僞者。老吏批牘言所呈文契紙色。薦舊。時余初習說文。不甚省記。問薦字何義。答云。俗稱顏色不鮮曰薦。此字是也。歸檢說文。云。薦。菸也。菸。鬱也。乃知吏判實有由來。此類甚多。類篇已列五

萬字。原其始造。必有是語。然後製是字。雖古今語變。日有淘汰。亦當日存二三。窮詢方語。自可周知。安得悉爲死字哉。

文以載道。今人多不喜其說。余謂文安能篇篇載道。要當不爲非道之言。然則道墨名法。自儒者視之。爲道耶。非道耶。此則道之爲言。條流至廣。彼諸子者。亦各自以爲道。惡得以儒術一概排之。若爾。傳奇平話。復爲道邪。非道邪。夫苟爲無裁制之言。則傳奇平話。無非文。雖蕘稗屎溺。亦孰非道也。

楚辭天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其義本不可知。而明清間遠西談天者。有九重玻璃天之說。戴東原頗采其說。以注屈賦。唯不云玻璃耳。是說今雖已廢。可知當時遠西學者。拘滯已甚。案莊生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已疑天體之非實有。晉天文志述漢秘書郎鄒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俛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者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郗在莊後。竟以天爲無有。而下距明清間已千四百餘年。乃其所見卓犖如此。彼言玻璃天者。亦可愧矣。

中土論時病。率謂因於風寒暑溼。而遠西以爲熱病皆由細菌。余謂此方智者。蓋已億度及之。以無實證。故醫家不用耳。據宋玉風賦以大王之雄風。庶人之雌風。分言。由風之所過有異。故寧體便人與爲病亦殊。其論庶人之雌風云。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故其風中人。歐溫致溼。生病造熱。中曆爲胗。得目爲蔑。是風非自能病人。由其所傳。濁溷腐餘爲之。則與空氣傳播細菌之說不謀而同。又推溯之。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苛毒與大風並言。所謂自空氣傳致者。非烏頭野葛之倫可知。案說文。苛。小艸也。毒。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害人之小艸。非細菌云何。惜當時無顯微鏡。無由實驗。故說多支離不能專守耳。

王小徐季同以佛法難惟物學說。余因問曰。所以知惟物者。信現量耶。信比量耶。曰。彼謂推論至極。非物莫屬。則所信者比量也。余曰。若爾。亦可爲景教辯護。以爲推論至極。非上帝莫屬也。蓋物之本質。所謂電子原子者。本不可見聞。而上帝亦不可見聞。則彼此無以相難矣。惟物之說。祇可局論礦物耳。若動植諸物。化分之固皆礦物所形成。而生物學家不許言有機物爲無機物所化。是則動植之力。能攝取礦物以供己之材料。其能攝取者。則必在礦物以外矣。或謂之生理。或謂之生機。在佛法則謂之阿陀那識。苟捨佛法而他求之。展轉推論。

亦可歸之上帝。一因礦物而推致電子原子。一因動植物而推致上帝。寧不可立爲二元耶。唯上帝帝釋與梵天王等。執著名稱。墮入人格。而景教所謂七日造世界者。尤爲鄙淺。造化之稱。見於莊子。遠視彼等。諸名爲超越。因而用之。則必可與唯物論分峙矣。

長沙葉奐彬。德輝富於藏書。善辨真僞。而拘牽宋本。謂字字皆直千金。又牢守漢學。不肯改移。余嘗問之曰。宋本說文。中而也。君信之乎。答曰。信之。而訓頰毛。而上耑橫豎二畫。本象鼻際人中。則知中之本義。當爲人中。且從本從一。引而上行。讀若囟。由人中引而上行。則頭會腦蓋也。不得宋本。何由明之。奐彬又言。君治小學。好言雙聲疊韻。是乃永明詩人之說。不當糅入小學。余曰。郭冠軍婢能作雙聲語。則知雙聲本是常稱。非永明詩人所造。但其名出晉後。漢人未有耳。奐彬言。漢人所無。言漢學者。即不當采。余曰。豈特雙聲。反語起孫叔然。漢人說經亦不用也。如君意。必當言讀如某。讀若某耶。應曰。然。此二事可謂通人之蔽。

壬壬秋記曾湘鄉評曲園先生語云。蔭甫可謂近代聞人。猶未得與于作者也。案作者之謂聖。先生何敢當。即大儒如孟荀。次如二劉賈許。後人亦豈易企也。然目以聞人。義亦未契。此正俞理初輩當之。先生雖廣涉羣書。先務自有所在。與夫汜濫記誦無所歸宿者。固殊矣。當云近代經師。不當云近代聞人也。

李蕤客王千秋相傳。並是肅順幕客。而李頗譏王爲江湖游食之徒。今謂博聞廣見。常識完具。李自勝王。若以文辭相校。李之不如王亦遠矣。蓋其天性妬媚。於並時學者。無不吹毛索癥。非徒王秋一人而已。余嘗謂宋代小說最知名者。莫如容齋隨筆。時俗小說最知名者。莫如紅樓夢。二者不可得兼。能兼之者。其惟越縵堂日記乎。

唐語林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文有冒子。若我爲之。便說討叛矣。自來評是碑者。皆以不特敘李愬功爲病。姚鉉特載段文昌碑。而置韓碑不錄。亦以事實不詳爾。若品藻文字。未有如柳侯之深至者。韓聞之當亦慙然心服也。然柳作封建論發端云。天地果無初乎。生人果有初乎。亦是冒子。乃知文章通病。雖至精者不能免。

策鋒出而平文衰。四六興而儷辭壞。方姚以來。平文漸起。儷辭尙多。彤雜。汪容甫出。苦欲上規晉宋。單複並施。然觀晉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飾。真如飄風涌泉。絕非人力。蕭選以沈思翰藻爲主。故所棄反多爾。容甫刻意鑄詞。轉近方幅。于蕭選所錄者尙多慙色。况其未錄者也。

讀古書須明辭例。此謂位置相同。辭性若一。如同爲名物之辭。或同爲動作之辭是也。然尙有不可執者。論語發端便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君子與說樂辭性。豈得同耶。

或者拘牽過甚。同爲名物。尙以天成人巧動物植物瑣細分之。流衍所極。必有如宋人說滕王閣序以落霞爲霞。蛾者。高郵王氏父子。首明辭例。亦往往入於破碎。如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與有條有梅。相偶。同爲名物之辭也。王氏以其屬對未精。必依白帖改紀堂爲杞棠。商頌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傳曰。球玉也。共法也。亦間爲名物之辭。王氏又以屬對未精。必依大戴記一本及淮南高誘注改共爲拱。引廣雅拱球法也說之。苟充其類。則霞蛾之說亦不可破矣。

詩商頌長發篇。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球訓玉。共訓法。自有據。案呂氏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此所謂受小法大法也。書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饒。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此所謂受小玉大玉也。蓋玉以班瑞羣后。法以統制諸侯。共王之守莫要於此。是以受之則爲下國綴游。爲下國駿厖矣。逸周書世俘解說。武王克殷。亦云矢珪矢憲。其意並同。凡觀古者當先核其事。次求其義。非徒以虛文籠罩而已。王氏據廣雅拱球並訓法。此或二家詩有之。要未得其實事也。

詩邶風新臺篇。籛籛不鮮。傳曰。籛籛不能俛者。又云。得此戚施。傳曰。戚施不能仰者。此本晉

語爲說。而爾雅釋訓則云。遽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王氏從爾雅說。駁毛傳云。豈有衞宣一人兼不能俛不能仰二疾者乎。案毛傳從晉語不從爾雅。取舍之旨不可知。若謂一人不能兼有二疾。不知僕尪之病。今有所謂雞胸龜背者。欲俛則礙於胸。欲仰則礙於背。正是二疾兼之。王特未審此耳。

公羊隱公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何解。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釋文。陝。失冉反。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唐扶頌分郟之治。字亦作郟。則漢代所傳已有兩本。成王定鼎於郟。以爲天下之中。周召分治。自宜以此爲界。然作陝亦非無說。陝即今陝州。其下四十里。有底柱之險。常漂溺漕舟。漢楊焉。唐李齊物兩次鑿之。石墮水中。激水愈怒。竟改爲陸運焉。其上六十里。即函谷關。自漢武而上。此百里澗。皆爲陝縣地。水湍陸隘。實天下之險。故令周召扼之。則王公守國之道也。然武王猶云未定天保者。周之盛德。在得周南。其地北起洛陽。南至南陽南郡。今守險於陝。則周南反在規外。是故更建洛邑。而分陝之任廢矣。分陝蓋文王時事。所謂阪尹者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案春秋傳。再宿爲信。詩言有客信信。則信宮者暫宿之宮。秦都咸陽。本在渭北。故渭南祇暫宿爾。若漢太后所居名長信。

宮。則以后無外事。終身宿此不移也。

秦本伯國。設官與天子不同。及并天下。因而用之。非特自立異也。然如御史內史太僕皆本周官。而奉常特司常之變耳。典客即掌客之異名耳。

或疑老子書爲七國人僞作。以其書稱萬乘之主稱偏將。平上將軍。春秋時大夫稱主。不通於天子諸侯。將軍之名。亦起周末也。案春秋內外傳。大夫稱王者。爲對面相呼之稱。若汎語則不專繫大夫。書多方篇。三言民主。是天子亦稱主也。春秋成公傳。士之二三。猶喪配偶。而况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是諸侯亦稱主也。老子書本是汎語。豈得以對面相呼之稱概之。將軍名起春秋之末。左氏昭公傳云。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又大戴記有衛將軍文子篇。其人亦與孔子同時。則非七國時始有此稱也。惟偏將軍上將軍之目。春秋未見。蓋老子自據楚制爾。

管子地員篇。夫管子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後有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至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始止。舊注。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案泉在地中。非尺可量。此施乃以鑿地者。其長正七尺耳。據說文。鉞。短矛也。方言。作鉞。荀子議兵篇。宛鉞鐵鉞。慘如蠶蠹。楊倞注。鉞與鉞同。矛也。史記禮書引之。作宛之鉞。鐵施鑽如蠶蠹。管子施字。與

此正同。蓋以鐵把短矛長七尺者刺地求泉。與今人開井新術用鐵錐刺地者正同。楚辭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注。蹇脩。伏羲氏之臣也。案上古人物。略具古今人表。不見有蹇脩者。此蓋以上有宓妃。故附會言此耳。今謂蹇脩爲理者。謂以聲樂爲使。如司馬相如傳所謂以琴心挑之。釋樂。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則此蹇脩之義也。古人知音者多。荷蕢野人。聞擊磬而歎有心。鐘磬可以喻意明矣。

昭明序陶徵士集。以閒情賦爲白璧微瑕。故文選不錄狹邪之什。然於賦獨標情目。洛神一首。舊記妄稱感甄。何屺瞻已知其非。謂魏都洛陽。洛神乃指魏帝。其說踴矣。高唐神女。本一賦分爲上下。其詞淫豔。若更甚於洛神者。頃壬秋謂高唐齊地。玉因懷王以絕齊交。致禍。故諷襄王使結婚於齊。巫山據楚上游。蓋欲遷都其地。所說大體近是。然謂高唐齊地則非。案其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則高唐是楚觀名。絕不屬齊。後言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以高唐巫山並舉。則知地本相近。此二賦但說一事。於齊無與也。尋楚世家。懷王至秦。秦閉武關。因留懷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懷王不許。及頃襄王獨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

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蓋巫郢一航可達。所謂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楚上游之險。惟在於此。懷王雖被留。猶不肯割以予秦。襄王既立。宜置重兵戍守。而當時絕未念及。故玉以賦感之。人情不肯相捨者。莫如男女。故以狎愛之辭爲喻。然神女賦但道瓌姿瑋態。高唐則極道山川險峻。至有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鸚鵡鶴飛揚。伏竄諸語。豈狎愛者所當爾乎。此二賦蓋作於襄王初載。至二十年後。其事乃驗。吳陸抗臨終上書。稱西陵有矢。則荊州非吳有也。玉之所見。大抵類此。

湘人云。道州象祠至今尙存。昔王文成記其事。以明人性本善。此純儒之語。非其實也。象雖傲很。其就封必有官衛羽儀。而天子又使吏治其國。蠻夷之人。乍見中原文物。自爾壹心內附。文教始開。象之往惡。非彼所知。而近功則已孳孳可見。徵象就封。雖儒宗如周茂叔。工書如何子貞。亦終椎髻而已。崇德報功。事固宜爾。又云。九疑舜廟。前代常遣官致祭。及民國祀典不舉。而蠻人馨香禱祝。至今不衰。此則明德當祀百世。更非象廟比也。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然楊子暮年。但能絕之不爲。竟不能爲其麗則者。太玄法言。擬易論語。賦亦有苟卿可擬。卒無一篇。何也。溫雅者獨有官箴爾。

太炎文錄續編四册 實價二元

版權所有

編校者 章氏國學講習會

蘇州錦帆路

禁止翻印

印刷者 武漢印書館

漢口府北一路

電話二二九五

寄售處 武昌鼓架坡六號劉宅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7519B

